列傳五十四至五十九

李崇 子世哲 神軌 崔亮 從弟光韶 光伯 崔光 子勵 光弟敬友 敬友子鴻 鴻子子元 光從弟長文

甄琛 子楷 琛從弟密 張纂 高聰 崔休 裴延儁 從叔子夙 從祖弟良 良從兄子慶孫 延儁從弟仲規 仲規弟子景融 景顏

袁翻 劉藻 傅永 傅豎眼 祖父融 伯父靈慶 父靈越 子敬和 從子文驥 李神

裴叔業 兄子植 粲 衍 附排玄達等 夏侯道遷 子夬 李元護 席法友 王世弼 子由

江悅之 子文遙 附龐樹 庾導等 淳于誕 李苗

魏書 十三

卷六十六至七十一

魏書卷六十六
列傳第五十四

李崇

崔亮

李崇字繼長小名繼伯頡丘人也文成元皇后第二兄誕之子年十四召拜主文中散襲爵陳留公鎮西大將軍高祖初爲大使巡察冀州尋以本官行梁州刺史時巴氐擾動詔崇以本將軍爲荆州刺史鎮上洛勑發陝秦二州兵送崇至治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自然易帖但須一宣詔旨而已不勞發兵自防使懷懼也高祖從之乃輕將數十騎馳到上洛宣詔綏慰當卽帖然尋勒邊戍掠得蕭賾人者悉令還之南人感德仍送荆州之口二百許人兩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在治四年甚有稱績召還京

師賞賜隆厚以本將軍除兗州刺史克士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擊鼓一通次復聞者以二爲節次後聞者以三爲節各擊數千槌諸村聞鼓皆守要路是以盜發俄頃之間聲布百里之內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擒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後例降爲侯改授安東將軍車駕南征驃騎大將軍咸陽王禧都督左翼諸軍事詔崇以本官副焉徐州降人郭陸聚黨作逆人多應之攻擾南北崇遣高平人士冀州詐稱犯罪逃亡歸陸陸納之以爲謀主數月冀州斬陸送之賊徒潰散入爲河南尹後車駕南討漢陽崇行梁州刺史氐楊靈珍遣弟婆羅與子雙領步騎前餘襲破武興與蕭鸞相結詔崇爲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率衆數萬討之崇梯山分進出其不意表裏以襲羣氐皆棄靈珍散歸靈珍衆減太半崇進據赤土靈珍又遣從弟建率五千人屯龍門躬率精勇一萬據鷰硤龍門之北數十里中伐樹塞路鷰硤之口積大木聚礌石臨崖下之以拒官軍崇乃命統軍慕容拒率衆五千從他路夜襲龍門破之崇乃自攻靈珍靈珍連戰敗走俘其妻子崇多設疑兵襲剋武興蕭鸞梁州刺史陰廣宗遣參軍鄭獻王思考率衆援靈珍崇大破之并斬婆羅首殺千餘人俘獲獻等靈珍走奔漢中高祖在南陽覽表大悅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崇之功也以崇爲都督梁秦二州諸軍事本將軍梁州刺史高祖手詔曰今仇隴剋清鎮捍以德文人威惠既宣實允遠寄故勑受梁州用寧邊服便可善思經略去其可除安其可育公私所患悉令斐夷及靈珍偷據白水崇擊破之靈珍遠遁世宗初徵爲右衛將軍兼七兵尚書尋加撫軍將軍正尚書轉左衛將軍相州大中正魯陽蠻柳北喜魯北

燕等聚衆反叛諸蠻悉應之圍逼湖陽遊擊將軍李暉先鎮此城
盡力捍禦賊勢甚盛詔以崇爲使持節都督征蠻諸軍事以討之
蠻衆數萬屯據形要以拒官軍崇累戰破之斬北燕等徒萬餘戶
於幽并諸州世宗追賞平氏之功封魏昌縣開國伯邑五百戶東
荆州蠻樊安聚衆於龍山僭稱大號蕭衍共爲唇齒遣兵應之諸
將擊討不利乃以崇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征蠻諸軍事進號
鎮南將軍率步騎以討之崇分遣諸將攻擊賊壘連戰剋捷生擒
樊安進討西荆諸蠻悉降詔以崇爲使持節兼侍中東道大使黜
陟能否著賞罰之稱轉中護軍出除散騎常侍征南將軍揚州刺
史詔曰應敵制變算非一途救左擊右疾雷均勢今朐山蟻寇久
結未殄賊衍狡詐或生詭劾宜遣銳兵備其不意崇可都督淮南
諸軍事坐敦威重遥運聲算延昌初加侍中車騎將軍都督江西
諸軍事刺史如故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
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人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已子並有鄰
證郡縣不能斷崇曰此易知耳令二父與兒各在別處禁經數旬
然後遣人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有敎解禁可出奔哀也苟
泰聞即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察知之乃以
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乃款引云先亡一子故妄認之又定州
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役
追責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爲人所殺迎歸殯葬頗
類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陽氏自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飢
渴之意慶賓又誣疑同軍兵蘇顯甫李盖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
不勝楚毒各自款引獄將決竟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
識者僞從外來詰慶賓告曰僕住在此州去此三百比有一人見

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卽詰問迹其由緒乃云是流兵背
役逃走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及稱有兄慶賓今住揚州
相國城內婤姓徐君脫矜憋爲往報告見申委曲家兄聞此必重
相報所有資財當不愛惜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官何晚是故相
造指申此意君欲見雇幾何當放賢弟若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
賓悵然失色求其少停當備財物此人具以報崇搪慶賓問曰爾
弟逃亡何故妄認他尸慶賓伏引更問蓋等乃云自誣數日之間
思安亦爲人縛送崇召女巫視之鞭笞一百崇斷獄精審皆此類
也時有泉水湧於八公山頂壽春城中有魚無數從地湧出野鴨
羣飛入城與鵲爭巢五月大霖雨十有三日大水入城屋宇皆沒
已乃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二板而
崇與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及州府勸崇棄壽春保北山崇曰吾受國重恩忝守藩岳德薄招
災致此大水淮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脚百姓死解揚州之地
恐非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愛一軀取愧千載但憐茲
士庶無辜同死可桴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死守此城幸諸君勿
言時州人裴約等受蕭衍假豫州刺史因乘大水謀欲爲亂崇皆
擊滅之崇以洪水爲災請罪解任詔曰卿居藩累年威懷兼暢資
儲豐溢足制勍寇然夏雨沈滋斯非人力何得以此辭解今水涸
路通公私復業便可繕甲積糧修復城雉勞恤士庶務盡綏懷之
略也崇又表請解州詔報不聽是時非崇則淮南不守矣崇沈深
有將略寬厚善御衆在州凡經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
所向摧破號曰臥虎賊甚憚之蕭衍惡其久在淮南屢設反間無
所不至世宗雅相委重衍無以措其姦謀衍乃授崇車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萬戶郡公諸子皆爲縣侯欲以搆崇崇表言其狀

世宗屢賜璽書慰勉之賞賜珍異歲至五三親待無與爲比衍每歎息服世宗之能任崇也肅宗踐祚褒賜衣馬及蕭衍遣其遊擊將軍趙祖悅襲據西硤石更築外城逼徙緣淮之人於城內又遣二將昌義之王神念率水軍泝淮而上規取壽春田道龍寇邊城路長平寇五門胡興茂寇開霍揚州諸戍皆被寇逼崇分遣諸將與之相持密裝船艦二百餘艘教之水戰以待臺軍蕭衍霍州司馬田休等率衆寇建安崇遣統軍李神擊走之又命邊城戍主邵申賢要其走路破之於濡水俘斬三千餘人靈太后璽書勞勉許昌縣令兼紵麻戍主陳平玉南引衍軍以戍歸之崇自秋請援表至十餘詔遣鎮南將軍崔亮救硤石鎮東將軍蕭寶夤於衍堰上流決淮東注朝廷以諸將乖角不相順赴乃以尚書李平兼右僕射持節節度之崇遣李神乘鬬艦百餘艘沿淮與李平崔亮合攻硤石李神水軍剋其東北外城祖悅力屈乃降語在平傳朝廷嘉之進號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刺史都督如故衍淮堰未破水勢日增崇乃於硤石戍間編舟爲橋北更立船樓十各高三丈十步置一籬至兩岸蕃板裝治四箱解合賊至舉用不戰解下又於樓船之北連覆大船東西竟水防賊火栰又於八公山之東南更起一城以備大水州人號曰魏昌城崇累表解州前後十餘上肅宗乃以元志代之尋除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儀同如故不行崇上表曰臣聞世室明堂顯於周夏二黌兩學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下土以彰則天之軌養黃髮以詢格言育青襟而敷典式用能享國久長風徽萬祀者也故孔子稱巍巍乎其有成功郁郁乎其有文章此其盛矣爰暨亡秦政失其道坑儒滅學以蔽黔首國無黌序之風野有非時

之役故九服分崩祚終二世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文景已降禮樂
復彰化致昇平治幾刑措故西京有六學之美東都有三本之盛
莫不紛綸掩藹響流無已逮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
絕遺文燦然方軌前代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
徙馭嵩河光宅函洛模唐虞以革軌儀規周漢以新品制列教序
於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使揖讓之禮橫被於崎嶇歌詠之音聲溢
於仄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劒弗追世宗統曆聿
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逮爲山還停
一匱竊惟皇遷中縣垂二十祀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荊棘之林
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跡城隍嚴固之重闕塼石之工墉堞
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又府寺初營頗
亦壯美然一造至今更不修繕廳宇凋朽牆垣頹壞皆非所謂追

隆堂講儀刑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大造區夏道侔姬文擬
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宇不修仍同丘畎即使高皇神享闕於
國陽宗事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失望也臣
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既任矣酬之以祿如此上無曠官之
譏下絕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兔
絲燕麥南箕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化
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勤請定刑法至
於禮樂則曰未敢是則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臣以爲當今四
海清平九服寧宴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
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尚方雕靡之作頗省永
寧土木之功并減瑤光財瓦之力兼分石窟鐫琢之勞及諸事役
非急者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

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壯於外槐宮棘宇顯麗於中道桑明令
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庠游夏
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誠知佛理淵妙含識所宗然比之治要
容可小緩苟使魏道熙緝元首淮康爾乃經營未爲晚也靈太后
令曰省表具悉體國之誠配饗大禮爲國之本比以戎馬在郊未
遑修繕今四表晏寧年和歲稔當籾有司別議經始除中書監驃
騎大將軍儀同如故又授右光祿大夫出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定
幽燕瀛四州諸軍事本將軍定州刺史儀同如故徵拜尚書左僕
射加散騎常侍驃騎儀同如故遷尚書令加侍中崇在官和厚明
於決斷受納辭訟必理在可推始爲下筆不徒爾收領也然性好
財貨販肆聚斂家資巨萬營求不息子世哲爲相州刺史亦無清
白狀鄴洛市鄽收擅其利爲時論所鄙蠕蠕主阿那瓌率衆犯塞

詔崇以本官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崇辭於顯揚殿戎服武飾
志氣奮揚時年六十九幹力如少肅宗目而壯之朝廷莫不稱善
崇遂出塞三千餘里不及賊而還後北鎮破落汗拔陵反叛所在
響應征北將軍臨淮王彧大敗於五原安北將軍李叔仁尋敗於
白道賊衆日甚詔引丞相令僕尚書侍中黃門於顯陽殿詔曰朕
比以鎮人搆逆叠遣都督臨淮王彧時除瀚軍屯五原前鋒失利
二將殞命兵士挫衄又武川乖防復陷凶手恐賊勢侵逼寇連恒
朔金陵在彼夙夜憂惶諸人宜陳長策以副朕懷吏部尚書元脩
義曰彊寇充斥事須得討臣謂須得重貴鎮壓恒朔總彼師旅備
衛金陵詔曰去歲阿那瓌叛逆遣李崇令北征崇遂長驅塞北返
旆榆關此亦一時之盛崇乃上表求改鎮爲州罷削舊貫朕於時
以舊典難革不許其請尋李崇此表開諸鎮非異之心致有今日

之事但既往難追爲復略論此耳朕以李崇國戚望重器識英斷意欲還遣崇行總督三軍揚旌恒朔除彼羣盜諸人謂可爾以不僕射蕭寶夤等曰陛下以舊都在北憂慮金陵臣等實懷悚息李崇德位隆重社稷之臣陛下此遣實合羣望崇啓曰臣實無用猥蒙殊寵位妨賢路遂充北伐徒勞將士無勳而還慙負聖朝於今莫已臣以六鎮幽垂與賊接對鳴柝聲弦弗離甸朔州名差重於鎮謂實可悅彼心使聲教日揚微塵去塞豈敢導此凶源開生賊意臣之愆負死有餘責屬陛下慈寬賜全腰領今更遣臣北行正是報恩改過所不敢辭但臣年七十自惟老疾不堪敵場更願英賢收功盛日於是詔崇以本官加使持節開府北討大都督撫軍將軍崔暹鎮軍將軍廣陵王淵哲受崇節度又詔崇子光祿大夫神軌假平北將軍隨崇北討崇至五原崔暹大敗於白道之北賊遂并力攻崇崇與廣陵王淵力戰累破賊衆相持至冬乃引還平城淵表崇長史祖瑩詐增功級盜沒軍資崇坐免官爵徵還以後事付淵後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南叛時除安樂王鑒爲徐州刺史以討法僧爲法僧所敗單馬奔歸乃詔復崇官爵爲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會崇疾篤乃以衛將軍安豐王延明代之改除開府相州刺史侍中將軍儀同並如故孝昌元年薨於位時年七十一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諡曰武康後重贈太尉公增邑一千戶餘如故

長子世哲性輕率供奉豪侈少經征役頗有將用自司徒中兵參軍尋遷後將軍爲三關別將討羣蠻大破之斬蕭衍龍驤將軍文思之等還拜鴻臚少卿性傾巧善事人亦以貨賂自達高肇劉騰之處勢也皆與親善故世號爲李錐蕭

宗末遷宗正卿加平南將軍轉大司農卿仍本將軍又改授太僕卿加鎮東將軍尋出爲相州刺史將軍如故世哲至州斥逐細人遷徙佛寺逼買其地廣興第宅百姓患之崇北征之後徵兼太常卿御史高道穆毀發其宅表其罪過後除鎮西將軍涇州刺史賜爵衛國子正光五年七月卒賻帛五百疋朝服一襲贈散騎常侍衛將軍吏部尚書冀州刺史子如故

世哲弟神軌受父爵陳留侯自給事中稍遷員外常侍光祿大夫累出征討頗有將領之氣孝昌中爲靈太后寵遇勢傾朝野時云見幸帷幄與鄭儼爲雙時人莫能明也頻遷征東將軍武衛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常領中書舍人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據州反詔神軌與都督源子邕等討平之武泰初蠻帥李洪扇動諸落伊闕已東至於鞏縣多被燒刼詔神軌爲都督破平之尒朱榮之向洛也復爲大都督率衆禦之出至河橋值北中不守遂便退還尋與百官候駕於河陰仍遇害焉建義初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空公相州刺史謚曰烈

崔亮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也父元孫劉駿尚書郎劉彧之僭立也或青州刺史沈文秀阻兵叛之或使元孫討文秀爲文秀所害亮母房氏攜亮依冀州刺史崔道固於歷城道固卽亮之叔祖也及慕容白曜之平三齊內徙桑乾爲平齊民時年十歲常依季父幼孫居家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沖當朝任事亮從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而不往託李氏也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飢寒豈可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光言之於沖沖召亮與語因謂亮曰比見卿先人相命論使人胸中無復怵迫之念今遂亡本卿能記之不亮卽爲誦之涕淚交零聲韻不

異沖甚奇之迎爲館客沖謂其兄子彥曰大崔生寬和篤雅汝宜敬之二人終將大至沖薦之爲中書博士轉議郎壽遷尚書二千石郎高祖在洛欲創革舊制選置百官謂羣臣曰與朕舉一吏部郎必使才望兼允者給卿三日假又一日高祖曰朕已得之不煩卿輩也馳驛徵亮兼吏部郎俄爲太子中舍人遷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亮雖歷顯任其妻不免親事舂簸高祖聞之嘉其清貧詔帶野王令世宗親政遷給事黃門侍郎仍兼吏部郎領青州大中正亮自參選事垂將十年廉慎明決爲尚書郭秬所委每云非崔郎中選事不辦尋除散騎常侍仍爲黃門遷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自遷都之後經略四方又營洛邑費用甚廣亮在度支別立條格歲省億計又議修汴蔡二渠以通邊運公私賴焉侍中盧平王懷以母弟之親左右不遵憲法勑亮推治世宗禁懷不逼賓客者久之後因宴集懷恃親使忿欲陵突亮亮乃正色責之即起於世宗前脫冠請罪遂拜辭欲出世宗曰廣平麤疎向來又醉卿之所悉何乃如此也遂詔亮復坐令懷謝焉亮外雖方正內亦承候時情宣傳左右郭神安頗被世宗識遇以弟託亮亮引爲御史及神安敗後因集禁中世宗令兼侍中盧祖宣肯責亮曰在法官何故受左右囑請亮拜謝而已無以上對轉都官尚書又轉七兵領廷尉卿加散騎常侍中正如故徐州刺史元昞撫御失和詔亮馳驛安撫亮至勑昞處以大辟勞賚綏慰百姓怙然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亮謂寮佐曰昔杜預乃造河梁況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自有橋吾今決欲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爲浮橋況長無恒又不可施柱恐難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陽橫橋渡渭以像閣道此即以柱爲

橋今唯慮長杜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藉此爲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猶名崔公橋亮性公清敏於斷決所在並號稱職三輔服其德政世宗嘉之詔賜衣馬被褥後納其女爲九嬪徵爲太常卿攝吏部事肅宗初出爲撫軍將軍定州刺史蕭衍左遊擊將軍趙祖悅率衆倫據硤石詔亮假鎮南將軍齊王蕭寶寅鎮東將軍章武王融安南將軍並使持節都督諸軍事以討之靈太后勞遣亮等賜戎服雜物亮至硤石祖悅出城逆戰大破之賊復於城外置二柵欲拒官軍亮焚擊破之殺三千餘人亮與李崇爲水陸之期日進攻而崇不至及李平至崇乃進軍共平硤石詔拜平傳靈太后賜亮璽書曰硤石既平大勢全舉淮堰孤危自將奔遁若仍敢遊魂此當易以立計撝翦蟻徒應在旦夕將軍推轂所憑親對其事處分經略宜共協齊必令得埽盪之理盡彼遺燼也隨便守禦及分度掠截扼其咽喉防塞走路期之全獲無令漏逸若畏威降首者自加蠲宥以仁爲本任之雅算一二往使別宣以功進號鎮北將軍李平部分諸軍將水陸兼進以討堰賊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而發平表曰臣以蕭衍將湛僧珍田道龍遊魂境內猶未收跡義之神念尚在梁城令都南推轂是託誠應憂國忘家致命爲限而始屆汝陰盤桓不進暨到寇所停淹八旬所營土山攻道並不克就捐費糧力坐延歲序引向堰舍人曹道至奉勑更有處分而亮已輒還京掖亮受付東督崔亮權據下蔡別將龔生卽住東岸與亮接勢以防橋道臣發賴天威遠被士卒憤激東北騰上垂至北門而亮遲回仍不肯上臣逼以白刃甫乃登陟及平硤石宜聽處分方更肆其專恣輕輒還歸此而不糾法將焉寄按律臨軍征討而故留不赴者死又云

軍還先歸者流軍罷先還尚有流坐況亮被符令停委棄而反失乘勝之機鬬水陸之會緣情據理咎深故留今處亮死上議靈太后令曰亮爲臣不忠去留自擅既損威稜遲我經略雖有小捷豈免大咎但吾攝御萬幾庶茲惡殺可特聽以功補過及平至亮與爭功於禁中形於聲色尋除殿中尚書遷吏部尚書時羽林新害張彝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前尚書李韶循常擢人百姓大爲嗟怨亮乃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沈滯者皆稱其能亮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書規亮曰殷周以鄉遂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業空辨氏姓高下至於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未精而勇升舉直以報明主之恩盡忠竭力不爲貽厥之累咋爲此格有由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之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亮荅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時邀幸得爲吏部尚書當其壯也尚不如人況今朽老而居帝難之任常思同之吾兼正六爲吏部郎三爲尚書銓衡所宜願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時宜須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人而然今已爲汝所怪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可靜念吾言當爲汝論授職此乃與天下羣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遺才無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竟人物何異以管闚天而求其博哉今勳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不解書計唯可廣

弩前驅指蹤捕噬而已忽令垂組乘軒求其烹鮮之效未曾操刀而使專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不可周溥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況一人望一官何由可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產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仲尼云德我者亦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由是也但令當來君子知吾意焉後既琛元脩義城陽王徽相繼爲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轉侍中太常卿尋遷左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時劉騰擅權亮託妻劉氏傾身事之故頻升之中名位隆赫有識者議之轉尚書僕射加散騎常侍正光二年秋疽發於背肅宗遣舍人問疾亮上表乞解僕射送所負荷及印綬詔不許尋卒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襲贈物七百段蠟三百斤贈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曰貞烈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爲八磨嘉其有濟時用遂教民爲碾及爲僕射奏於張方橋東堰穀水造水碾磨數十區其利十倍國用便之亮有三子士安士和士泰並彊幹善於當世

士安歷尚書比部郎郎卒於諫議大夫贈左將軍光州刺史無子弟

士和以子乾亨繼

乾亨武定中尚書都兵郎中

士和歷司空主簿通直郎從亮征硤石以軍勳拜冠軍將軍中散大夫西道行臺元脩義左丞行涇州事蕭寶寅之在關中高選寮佐以爲督府長史時莫折念生遣使詐降寶寅表士和兼度支尚書爲隴右行臺令入秦撫慰爲念生所害

士泰歷給事中司空從事中郎諫議大夫司空司馬肅宗末荊蠻侵斥以士泰爲龍驤將軍征蠻別將事平以功賜爵五等男建義初遇害於洧陰贈都督青兗二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青州刺史謚曰文肅

子肇師襲爵武定末中書舍人

亮弟敬默奉朝請卒於征虜長史贈南陽太守子思韶從亮征硤石以軍功賜爵武城子爲冀州別駕

敬默弟隱處青州州都亮以其賤出殊不經紀論者譏焉

亮從父弟光韶事親以孝聞初除奉朝請光韶與弟光伯雙生操業相侔特相友愛遂經吏部尚書李沖讓官於光伯辭色懇至沖爲奏聞高祖嘉而許之太和二十年以光韶爲司空行參軍復請讓從叔和曰臣誠微賤未登讓品屬逢唐朝恥無讓德和亦謙退辭而不當高祖善之遂以和爲廣陵王國常侍尋敕光韶兼祕書郎掌校華林御書肅宗初除青州侍中後爲司空騎兵參軍又兼司徒戶曹出爲濟州輔國府司馬刺史高植甚知之政事多委訪焉遷青州平東府長史府解敕知州事光韶清直明斷民吏畏愛之入爲司空從事中郎以母老解官歸養賦詩展意朝士屬和者數十人久之徵爲司徒諮議固辭不拜光韶性嚴毅聲韻抗烈與人平談常若震厲至於兄弟議論外聞謂爲忿怒然孔懷雍睦人士與泉潛相影響引賊入郭光韶臨機處分在難確然賊退之後刺史表光韶忠毅朝廷嘉之發使慰勞焉尋爲東道軍司及元顥入洛自河以南莫不風靡而刺史廣陵王欣集文武以議所從欣

曰北海長樂俱是同堂兄弟今宗祊不移我欲受赦諸君意各何
如枉坐之人莫不失色光韶獨抗言曰元顯受制梁國稱兵本朝
拔本塞源以資讎敵賊臣亂子曠代少儔何但大王家事所宜切
齒等荷朝眷未敢仰從長史崔景茂前瀛州刺史張烈前郢州刺
史房叔祖徵士張僧皓咸云軍司議是欣乃斬顯使尋徵輔國將
軍廷尉少卿未至除太尉長史加左將軍俄遷廷尉卿時祕書監
祖瑩以贓罪被劾光韶必欲致之重法太尉陽城王徽尚書令臨
淮王彧吏部尚書李神儁侍中李彧並勢望當時皆爲瑩求寬光
韶正色曰朝賢執事於舜之功未聞有一如何反爲罪人言乎其
執意不回如此永安末擾亂之際遂還鄉里光韶博學彊辯尤好
理論至於人倫名教得失之間權而論之不以一毫假物家足於
財而性儉吝衣馬弊瘦食味麤薄始光韶在都同里人王曼於夜
遇盜害其二子孝莊詔黃門高道穆令加檢捕一坊之內家別搜
索至光韶宅綾絹錢布置簏充積議者譏其矯嘗其家資產皆光
伯所營光伯亡悉焚其契河間邢子才曾貸錢數萬後送還之光
韶曰此亡弟相貸僕不知也竟不納刺史元弼前妻是光韶之繼
室兄女而弼貪惏多諸不法光韶以親情亟相非責弼銜之時耿
翔反於州界弼誣光韶子通與賊連結因其合家拷掠非理而光
韶與之辯爭辭色不屈會樊子鵠爲東道大使知其見枉理出之
時人勸令詣樊陳謝光韶曰羊舌大夫已有成事何勞往也子鵠
亦歎尚之後刺史侯淵代下疑懼停軍益都謀爲不軌令數百騎
夜入南郭劫光韶以兵脅之責以謀略光韶曰凡起兵者須有名
義使君今日舉動直是作賊耳父老知復何計淵雖恨之敬而不
敢害尋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不起光韶以世道屯邅朝廷

屢變閉門却埽吉凶斷絕誡子孫曰吾自謂立身無慙古烈但以祿命有限無容希世取進在官以來不冒一級官雖不達經爲九卿且吾平生素業足以遺汝官閥亦何足言也吾既運薄便經三娶而汝之兄弟各不同生合葬非古吾百年之後不須合也然贈謚之及出自君恩豈容子孫自求之也勿須求贈若違吾志如有神靈不亨汝祀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飲食未曾一片不同至於兒女官婚榮利之事未嘗不先以推弟弟頃橫禍權作松櫬亦可爲吾作松棺使吾見之卒年七十一孝靜初侍中賈思同申啓稱述光韶贈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青州刺史

光韶弟光伯尚書郎青州別駕後以族弟休臨州遂申牒求解尚書奏按禮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臣昆弟不臣諸父封君之孫得盡臣計始封之君即是世繼之祖尚不得臣況今之刺史既非世繼而得行臣吏之節執笏稱名者乎檢光伯請解率禮不愆請宜許遂以明道教靈太后令從之尋除北海太守有司以其更滿依例奏代肅宗詔曰光伯自莅海沂清風遠著兼其兄光韶復能辭榮侍養兄弟忠孝宜有甄錄可更申三年以厲風化後歷太傅諮議參軍前廢帝時崔祖螭張僧皓起逆攻東陽旬日之間衆十餘萬刺史東萊王貴平欲令光伯出城慰勞兄光韶曰城民陵縱爲日已久人人恨之其氣甚盛古人有言衆怒如水火焉以此觀之今日非可慰諭止也貴平彊之光韶曰使君受委一方董攝萬里而經略大事不與國士圖之所共腹心皆趨走羣小既不能綏遏以杜其萌又不能坐觀待其衰挫蹙迫小弟從爲無名之行若單騎獨往或見拘縶若以衆臨之勢必相拒敵懸見無益也貴平逼之不得已光伯遂出城數里城民以光伯兄弟羣情

所繫慮人劫留防衛者衆外人疑其欲戰未及曉諭爲飛矢所中
卒贈征東將軍青州刺史
子滔武定末殷州別駕
史臣曰李崇以風質英重毅然秀立任當將相望高朝野美矣崔
亮既明達後事動有名迹於斷年之選失之逾遠救弊未聞終爲
國蠹無所苟而已其若是乎光韶居雅仗正有國士之風矣

崔光

崔光本名孝伯字長仁高祖賜名焉東清河鄃人也祖曠從慕容
德南渡河居青州之時水慕容氏滅仕劉義隆爲樂陵太守父靈
延劉駿龍驤將軍長廣太守與劉彧冀州刺史崔道固共拒國軍
慕容白曜之平三齊光年十七隨父徙代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傭
書以養父母太和六年拜中書博士轉著作郎與祕書丞李彪參
撰國書遷中書侍郎給事黃門侍郎甚爲高祖所知待常曰孝伯
之才浩浩如黃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以參贊遷都之謀賜爵
朝陽子拜散騎常侍黃門著作如故又兼太子少傅尋以本官兼
侍中使持節爲陝西大使巡方省察所經述敘古事因而賦詩三

十八篇還仍兼侍中以謀謨之功進爵爲伯光少有大度喜怒不見於色有毀惡之者必善言以報之雖見誣謗終不自申曲直皇興初有同郡二人並被掠爲奴婢後詣光求哀光乃以二口贖免高祖聞而嘉之雖處機近曾不留心文案唯從容論議參贊大政而已高祖每對羣臣曰以崔光之高才大量若無意外咎譴二十年後當作司空其見重如是又從駕破陳顯達世宗卽位正除侍中初光與李彪共撰國書太和之末彪解著作專以史事任光彪尋以罪廢世宗居諒闇彪上表求成魏書詔許之彪遂以白衣於祕書省著述光雖領史官以彪意在專功表解侍中著作以讓彪世宗不許遷太常卿領齊州大中正正始元年夏有典事史元顯獻四足四翼雞詔散騎侍郎趙邕以問光光表答曰臣謹按漢書將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爲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小臣執事爲政之象也言小臣將乘君之威以害政事指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爲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臣竊推之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滋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賊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民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矣向邕並博達之士考物驗事信而有證誠可畏也臣以邕言推之翅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雞而未大脚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

凶明君覩之而懼乃能招福闇主視之彌慢所用致禍詩書春秋秦漢之事多矣此陛下所觀者也今或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殆亦前代君房之匹比者南境死亡千計白骨橫野存有酷恨之痛歿爲怨傷之魂義陽屯師盛夏未返荆蠻狡猾征人淹次東州轉輸往多無還百姓困窮絞縊以殞北方霜降蠶婦輟事羣生憔悴莫甚於今此亦賈誼哭歎谷永切諫之時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陛下爲民父母所宜矜恤國重戎戰用兵猶火內外怨弊易以亂離陛下縱欲忽天下豈不仰念太祖取之艱難先帝經營劬勞也誠願陛下留聰明之鑒警天地之意禮處左右節其貴越往者鄧通董賢之盛愛之正所以害之又躬饗加罕宴宗或闕時應親肅郊廟延敬諸父檢訪四方務加休息爰發慈旨撫賑貧瘼簡費山池減撤聲飲晝存政道夜以安身博采芻蕘進賢黜佞則兆庶幸甚妖弭慶進禎祥集矣世宗覽之大悅後數日而茹皓等並以罪失伏法於是禮光愈重加撫軍將軍二年八月光表曰去二十八日有物出於太極之西序勑以示臣臣按其形即莊子所謂蒸成菌者也又云朝菌不終晦朔雍門周所稱磨蕭斧而伐朝菌皆指言蒸氣鬱長非有根種柔脆之質凋殞速易不延旬月無擬斧斤又多生墟落穢濕之地罕起殿堂高華之所今極宇崇麗牆築工密糞朽弗加沾濡不及而茲菌欻構厥狀扶疎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以爲敗亡之象然懼災修德者咸致休慶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豫是故桑穀拱庭太戊以昌雊雉集鼎武丁用熙自比鴟鵲巢於廟殿梟鵩鳴於宮寢菌生賓階軒坐之正準諸往記信可爲誡且南西未靜兵革不息郊甸之內大旱跨時民勞物悴莫此之甚承天子育者所宜矜恤伏願陛下追殷二

宗感變之意側躬聲誠惟新聖道節夜飲之忻彊朝御之膳養方
富之年保金玉之性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岳四年秋除
中書令進號鎮東將軍永平元年秋將刑元愉妾李氏羣官無敢
言者勑光爲詔光遂巡不作奏曰伏聞當刑元愉妾李加之屠割
妖惑煽亂誠合此罪但外人竊云李令懷娠例待分產且臣尋諸
舊典兼推近事戮之刳胎謂之虐刑桀紂之主乃行斯事君舉必
書義無隱昧酷而乖法何以示後陛下春秋已長未有儲體皇子
襁褓至有夭失臣之愚識知無不言乞停李獄以俟育孕世宗納
之延昌元年春遷中書監侍中如故二年世宗幸東宮召光與黃
門甄琛廣陽王淵等並賜坐詔光曰卿是朕西臺大臣今當爲太
子師傅光起拜固辭詔不許即命肅宗出從者十餘人勑以光爲
傅之意令肅宗拜光光又拜辭不當受太子拜復不蒙許肅宗遂
南面再拜詹事王顯啓請從太子拜於是宮臣畢拜光北面立不
敢荅拜唯西面拜謝而出於是賜光繡綵一百匹琛淵等各有差
尋授太子少傅三年遷右光祿大夫侍中監如故四年正月世宗
夜崩光與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迎肅宗於東宮安撫內外光有力
焉帝崩後二日廣平王懷扶疾入臨以母弟之親徑至太極西廡
哀慟禁內呼侍中黃門領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
主上諸人皆愕然相視無敢抗對者光獨攘袂振杖引漢光武初
崩太尉趙憙橫劒當階推下親王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
壯光理義有據懷聲淚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我我不敢不服於
是遂還頻遣左右致謝初永平四年以黃門郎孫惠蔚代光領著
作惠蔚首尾五載無所脩意至是三月尚書令任城王澄表光宜
還史任於是詔光還領著作四月遷特進五月以奉迎肅宗之功

封光博平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七月領國子祭酒八月詔光乘步挽於雲龍門出入尋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靈太后臨朝之後光累表遜位于忠擅權光依附之及忠稍被疎黜光并送章綬冠服茅土表至十餘上靈太后優荅不許有司奏追于忠及光封邑熙平元年二月太師高陽王雍等奏舉光授肅宗經初光有德於靈太后語在于忠傳四月更封光平恩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以朝陽伯轉授第二子勗其月敕賜羊車一乘時靈太后臨朝每於後園親執弓矢光乃表上中古婦人文章因以致諫曰孔子云士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藝謂禮樂書數射御明前四業丈夫婦人所同修者若射御唯主男子事不及女古之賢妃烈媛母儀家國垂訓四海宣教九宗可秉道懷疑率遵仁禮是以漢后馬鄧術邁祖考羊嬪蔡氏具體伯喈伏惟皇太后含聖履仁臨朝闡化肅雍愷悌靖徽齊穆孝祀通於神明和風溢於區宇因時暇豫清暑林園遠藐姑射眷言矍相弦矢所發必中正鵠威靈遐暢義震上下文武懾心左右悅目吾王不遊吾何以休不窺重仞安見富美天情沖謙動容祗愧以爲舉非蠶織事存無功豈謂應乾順民裁成輔相者哉臣不勝慶幸謹上婦人文章錄一帙其集具在內伏願以時披覽仰裨未聞息彎挾之勞納閑拱之泰頤精養壽栖神翰林是秋靈太后頻幸王公第宅光表諫曰禮記云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時歸寧親沒使卿大夫聘春秋紀陳宋齊之女並爲周王后無適本國之事是制深於士大夫許嫁唁兄又義不得衛女思歸以禮自抑載馳竹竿所爲作也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爲宰輔后猶御武帷以接羣臣示男

女之別國之大節伯姬待姆安就炙燎焚姜俟命忍赴洪流傳皆
綴集以垂來詠昨軒駕頻出幸馮翊君任城王第雖漸中秋餘熱
尚蒸衡蓋往還聖躬煩倦豐廚嘉醴罄竭時羞上壽弗限一觴方
丈甘踰百品旦及日斜接對不懈非謂順時而遊奉養有度縱雲
輦崇涼御筵安暢左右僕侍衆過千百扶衛跋涉袍紳枉身蒙曝
塵日漬汗流離致時飢渴餐飯不贍賃馬假乘交貴錢帛昔人稱
陛下甚樂臣等至苦惑其事也伏惟皇太后月靈炳曜坤儀挺茂
誕育帝躬維興魏道德踰文母仁邁和熹親以天至遠與莫間愛
由眞固非俟虛隆紆屈鑾駕降臨閭里榮光帝京士女藻悅白首
之耆欣遇犧年書衿之童慶屬唐日千載之所難一朝之爲易非
至明超古忘驕釋吝孰能若斯者哉魏元已來莫正斯美與居出
入自當坦然皆同往嫌曲有矯避但帝族方衍勳貴增遷祇請遂

多將成彝式陛下遵酌前王貽厥後矩天下爲公億兆已任專薦
郊廟止決大政輔養神和簡息遊幸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考仁聖
之風習治國之道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矣臣過荷恩榮所知必
盡嘿嘿唯唯愚竊未敢輕陳狂瞽分始慮坐神龜元年夏光表曰
詩稱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又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傳曰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不恤其人是以書始稽古易本
山火觀於天文以察時變觀於人文以化成天下孟子闕實匡張
訓說安世記篋於汾南伯山抱卷於河右元始孤論充漢帝之坐
孟皇片字懸魏王之帳前哲之寶重墳籍珍愛分象猶若此之至
也矧迺聖典鴻經炳勒金石理爲國楷義成家範迹實世模事則
人軌千載之格言百王之盛烈然而令焚荒汙毀積榛棘而弗埽爲
鼷鼠之所栖宿童豎之所登踞者哉誠可爲痛心疾首拊膺抆腕

伏惟皇帝陛下孝敬日休自天縱睿垂心初學儒業方熙皇太后
欽明慈淑臨制統化崇道重教留神翰林將披雲臺而問禮拂塵
閣以招賢誠宜遠開闕里清彼孔堂而使近枉城闉面接宮廟舊
校爲墟子衿永替豈所謂建國君民教學爲先京邑翼翼四方是
則也尋石經之作起自炎劉繼以曹氏典論初乃三百餘載計未
向二十紀矣昔來雖屢經戎亂猶未大崩侵如聞往者刺史臨州
多構圖寺道俗諸用稍有殘掘基蹤泥灰或出於此皇都始遷尚
可補復軍國務殷遂不捃檢宜私顯隱漸加剝撤播麥納菽秋春
相因闕生蒿杞時致火燎由是經石彌減文字增缺職忝胄教參
掌經訓不能繕修頹墜興復生業倍深慙恥今求遣國子博士一
人堪任幹事者專主周視驅禁田牧制其踐穢料閱碑牒所失次
第量厥補綴詔曰此乃學者之根源不朽之永格垂範將來憲章
之本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燮
等勘校石經其殘缺者計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補治之於後靈太
后廢遂寢二年八月靈太后幸永寧寺躬登九層佛圖光表諫曰
伏見親幷上級佇躡表剎之下祇心圖構誠爲福善聖躬玉趾非
所踐陟臣庶恇惶竊謂未可按禮記爲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古
賢有言敢盡失於廟堂大人蹶於中野漢書上欲西馳下峻坂袁
盎攬轡停輿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倚衡如有車
敗馬驚奈高廟太后何又云上酎祭廟出欲御樓船薛廣德免冠
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以血汙車輪樂正子春曾參弟子
亦稱至孝固自謹慎堂基不過一尺猶有傷足之愧永寧累級閣
道回隘以柔懦之寶體乘至峻之重峭萬一差跌千悔何追禮將
祭宗廟必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然後入祀神明可得而通今雖容

像未建已爲神明之宅方加雕繢飾麗丹青人心所祇銳觀滋甚
登者既衆異懷若面縱一人之身恒盡誠潔豈左右 闕妾各竭虔
仰不可獨昇必有扈侍懼或忘慎非飲酒茹葷而已昨風霾暴興
紅塵四塞白日晝昏特可驚畏春秋宋衛陳鄭同日而災伯姬待
姆致焚如之禍去皇興中青州七級亦號崇壯夜爲上火所焚雖
梓慎裨竈之明尚不能逆尅端兆變起倉卒預備不虞天道幽遠
自昔深誠墟慕必哀廟社致敬望塋悽慟入門聳慄適墓不登隴
未有昇陟之事傳云公既視朔遂登觀臺其下無天地先祖之神
故可得而乘也內經寶塔高華堪室千萬唯盛言香花禮拜豈有
登上之義獨稱三寶階從上而下人天交接兩得相見超世奇絕
莫可而擬恭敬拜跽悉扵下級遠抒瞻眺周見山河因其所眄增
發嬉笑未能級級加虔步步崇慎徒使京邑士女公私湊集上行
下從理勢以然迄於無窮豈長世競慕一登而可抑斷哉益心信
爲本形敬乃末重實輕根靖實躁君恭已正南面者豈月乘峻極
旬御層階今經始既就予來自勸基構已興雕絢漸起紫山華臺
即其宮也伏願息躬親之勞廣風靡之化因立制防班之條限以
遏囂汙永歸清寂下竭肅穆之誠上展瞻仰之敬勿踐勿履顯固
億齡融教闡悟不其博歟九月靈太后幸嵩高光上表諫曰伏聞
明後當親幸嵩高往還累宿鑾遊近旬扵省民物誠足爲善雖漸
農隙所獲栖畝飢貧之家指爲珠玉遺秉滯穗莫不寶惜步騎萬
餘來去經踐駕輦雜遝競驚交馳縱加禁護猶有侵耗士女老幼
微足傷心秋末久旱塵壤委深風霾一起紅埃四塞轅關峭嶮山
路危狹聖駕清道當務萬安乘履澗壑蒙犯霜露出入半旬途越
數百飄曝彌日仰虧和豫七廟上靈容或未許億兆下心實用悚

慄且藏蟄節遠昆蟲布列蠉蠕之類盈於川原車馬輾蹈必有類殺慈矜好生應垂未測誠恐悠悠之議將謂爲福興罪厮役困於負擔爪牙窘於賃乘供頓候迎公私擾費廚兵幕士衣履敗穿晝暄夜凄罔所覆藉監帥驅捶泣呼相望霜旱爲災所在不稔饑饉荐臻方成儉弊爲民父母所宜存恤靖以撫之猶懼離散乃於收斂初辰致此行舉自近及遠交興怨嗟伏願遠覽虞舜恭已無爲近遵老易不出戶牖罷勞形之遊息傷財之駕動循典防納諸軌儀委司責成寄之耳目人神幸甚朝野抃悅靈太后不從正光元年冬賜光几杖衣服二年春肅宗親釋奠國學光執經南面百寮陪列司徒京兆王繼頻上表以位讓光夏四月以光爲司徒侍中國子祭酒領著作如故光表固辭歷年終不肯受八月獲禿鶖鳥於宮內詔以示光光表曰蒙示十四日所得大鳥此即詩所謂有鶖在梁解云禿鶖也貪惡之鳥野澤所育不應入殿庭昔魏氏黃初中有鵜鶘集於靈芝池文帝下詔以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博求賢俊太尉華歆由此遜位而讓管寧者也臣聞野物入舍古人以爲不善是以張臻惡鴟賈誼忌鵩鵜鶘覽集而去前王猶爲至誡況今親入宮禁爲人所獲方被畜養晏然不以爲懼準諸往義信有殊矣且饕餮之禽必資魚肉菽麥稻粱時或餐豕一食之費容過斤鎰今春夏陽旱穀糴稍貴窮窘之家時有菜色陛下爲民父母撫之如傷豈可棄人養鳥留意於醜形惡聲哉衞侯好鶴曹伯愛鴈身死國滅可爲寒心陛下學通春秋親覽前事何得口詠其言行違其道誠願遠師殷宗近法魏祖修德延賢消災集慶放無用之物委之川澤取樂琴書頤養神性肅宗覽表大悅即棄之池澤詔召光與安豐王延明議定服章三年六月詔光乘步挽至

東西上閤九月進位太保光又固辭光年者多務疾病稍增而自
彊不已常枉著作疾篤不歸四年十月肅宗親臨省疾詔斷賓客
中使相望爲止聲樂罷諸遊眺拜長子勵爲齊州刺史十一月疾
甚勑子姪等曰諦聽吾言聞曾子有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啓予
手啓予足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吾荷先帝厚恩位至於此史功不
成效有遺恨汝等以吾之故並得名位勉之勉之以死報國脩短
命也夫復何言速可送我還宅氣力雖微神明不亂至第而薨年
七十三肅宗聞而悲泣中使相尋詔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具
衣一襲錢六十萬布一千匹蠟四百斤大鴻臚監護喪事車駕親
臨撫屍慟哭御輦還宮流涕於路爲減常膳言則追傷每至光坐
誦讀之處未嘗不改容悽悼五年正月贈太傅領尚書令驃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史侍中如故又勑加後部鼓吹班劒依太保廣
陽王故事謚文宣公肅宗祖喪建春門外望輀哀慼儒者榮之初
光太和中依宮商徵羽本音而爲五韻詩以贈李彪彪爲十二
次詩以報光光又爲百三郡國詩以荅之國別爲卷爲百三卷焉
光寬和慈善不逆於物進退沉浮自得而已常慕胡廣黃瓊之爲
人故爲氣褭者所不重始領軍于忠以光舊德甚信重焉每事籌
決光亦傾身事之元又於光深宗敬及郭祚裴植見殺清河王
懌遇禍光隨時俛仰竟不匡救於是天下譏之自從貴達罕所申
薦曾啓其女壻彭城劉敬徽云敬徽爲荊州五隴戍主女隨夫行
常慮寇抄南北分張乞爲徐州長史兼別駕暫集京師肅宗許之
時人比之張禹光初爲黃門則讓宋弁爲中書監讓汝南王悅爲
太常讓劉芳爲少傅讓元暉穆紹甄琛爲國子祭酒讓清河王懌
任城王澄爲車騎儀同讓江陽王繼又讓靈太后父胡國珍皆顧

望時情議者以爲矯飾崇信佛法禮拜讀誦老而逾甚終日怡怡未曾恚忿曾於門下省晝坐讀經有鴿飛集膝前遂入於懷緣臂上肩久之乃去道俗贊詠詩頌者數十人每爲沙門朝貴請講維摩十地經聽者常數百人即爲二經義疏三十餘卷識者知其疎略以貴重爲後坐疑於講次凡所爲詩賦銘贊誄頌表啓數百篇五十餘卷別有集光十一子勵勗勔勸劼勉勍勔勩勦勉

勵字彥德器學才行最有父風舉秀才中軍彭城王參軍祕書郎中以父光爲著作固辭不拜歷員外郎騎侍郎太尉記室散騎侍郎以繼母憂去職神龜中除司空從事中郎正光二年拜中書侍郎領軍將軍元乂爲明堂大將以勵爲長史與從兄鴻俱知名於世四年十月父光疾甚詔拜征虜將軍齊州刺史以父寢疾衣不解帶及光薨肅宗每加存慰五年春光葬於本鄉又詔遣主書張文伯宣平焉孝昌元年十二月詔除太尉長史仍爲齊州大中正襲父爵建義初遇害河陰時年四十八贈侍中衞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子挹襲武定末太尉屬齊受禪爵例降

挹弟損儀同開府主簿

勗武定末征虜將軍安州刺史朝陽伯齊受禪例降

勔字彥儒亦有父風司空記室通直散騎侍郎寧遠將軍清河太守帶槃陽鎮將爲逆賊崔景安所害贈征虜將軍齊州刺史

子權太尉參軍事

劼武定中中書郎

光弟敬友本州治中頗有受納御史案之乃與守者俱逃後除梁郡太守會遭所生母憂不拜敬友精心佛道晝夜誦經免喪之後

遂菜食終世恭覽接下修身厲節自景明已降頻歲不登飢寒請
丐者皆取足而去又置逆旅於肅然山南大路之北設食以供行
者延昌三年二月卒年五十九
子鴻字彥鸞少好讀書博綜經史太和二十年拜彭城王國左常
侍景明三年遷員外郎兼尚書虞曹郎中勑撰起居注遷給事中
兼祠部郎轉尚書都兵郎中詔太師彭城王勰以下公卿朝士儒
學才明者三十人議定律令於尚書上省鴻與光俱在其中時論
榮之永平初豫州城人白早殺刺史司馬悅據懸瓠叛詔鎮南
將軍邢巒討之以鴻爲行臺鎮南長史徙三公郎中加輕車將軍
遷員外散騎常侍領郎中延昌二年將大考百寮鴻以考令於體
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王者爲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揚清
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昇夕進年歲數遷豈拘一階半
級閱以[illegible]寮等位者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
此職或超騰昇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而遷進者披
卷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之譽國號豐賢
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二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
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
善政如黃龔儒學如王鄭史才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
必爲常流所舉選曹亦抑爲一槩不會甄別琴瑟不調改而更張
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世宗不從三年鴻以父憂解任甘露降其
廬前樹十一月世宗以本官徵鴻四年復有甘露降其京兆宅之
庭樹復加中堅將軍常侍領郎如故遷中散大夫高陽王友仍領
郎中其年爲司徒長史正光元年加前將軍修高祖世宗起居注
光撰魏史徒有卷目初未考正闕略尤多每云此史會非我世所

成但須記錄時事以待後人臨薨言鴻於肅宗五年正月詔鴻以本官修緝國史孝昌初拜給事黃門侍郎尋加散騎常侍齊州大中正鴻在史甫爾未有所就尋卒贈鎮東將軍度支尚書青州刺史鴻弱冠便有著述之志見晉魏前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以劉淵石勒慕容儁苻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孑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鴻乃撰爲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焉鴻二世仕江左故不錄僭晉劉蕭之書又恐識者責之未敢出行於外世宗聞其撰錄遣散騎常侍趙邕詔鴻曰聞卿撰定諸史甚有條貫便可隨成者送呈朕當於機事之暇覽之鴻以其書有與國初相涉言多失體且既未訖迄不奏聞鴻後典起居乃妄載其表曰臣聞帝王之興也雖誕應圖籙然必有驅除蓋所以翦彼厭政成此樂推故戰國紛紜年過十紀而漢祖夷殄羣豪開四百之業歷文景之柔懷蠻夏世宗之奮揚威武始得涼朔同文牂越一軌於是談遷感漢德之盛痛諸史放絕乃鈐括舊書著成太史所謂緝茲人事光彼天時之義也昔晉惠不競華戎亂起三帝受制於姦臣二皇晏駕於非所五都蕭條鞠爲煨燼趙燕既爲長虵遼海緬成殊域窮兵銳進以力相雄中原無主八十餘年遺晉僻遠勢略孤微民殘兵革靡所歸控皇魏龍潛幽代世篤公劉內修德政外抗諸僞并冀之民懷寶之士襁負而至者日月相尋雖邠岐之赴太王謳歌之歸西伯實可同年而語矣太祖道武皇帝以神武之姿接金行之運應天順民龍飛受命太宗必世重光業隆玄默世祖雄才叡略闡曜威靈農戰兼修埽清氛穢歲垂四紀而寰宇一同儋耳文身之長卉服斷髮之酋莫不

請朔率職重譯來庭隱憨鴻濟之澤三樂擊壤之歌百姓始得陶
然蘇息欣於堯舜之世自晉永寧以後雖所在稱兵競自尊樹而
能建邦命氏成爲戰國者十有六家善惡興滅之形用兵乖會之
勢亦足以垂之將來昭明勸戒但諸史殘缺體例不全編錄紛謬
繁略失所宜審正不同定爲一書伏惟高祖以大聖應期欽明御
運合德乾坤同光日月建格天之功創不世之法開鑿生民惟新
大造陛下以青陽繼統敞武承天應符屆已則道高三五頤神至
境則洞彼玄宗剖判百家斟酌六籍遠邁石渠美深白虎至如導
禮革俗之風昭文變性之化固以感彼禽魚穆茲寒暑而況愚臣
沐浴太和懷音正始而可不勉彊難革之性祇礪木石之心哉誠
知敏謝名南才非承祚然國志史考之美竊亦軏所庶幾始自景
明之初搜集諸國舊史屬遷京甫爾簡率多分散求之公私頗馳數
歲又臣家貧祿薄唯任孤力至於紙盡書寫所資每不周接暨正
始元年寫乃向備謹於吏拔之暇草構此書區分時事各繫本錄
破彼與同凡爲一體約損煩文補其不足三豕五門之類一事與
年之流皆稽以長曆考諸舊志刪正差謬定爲實錄商校大略著
春秋百篇至三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據
蜀時書尋訪不獲所以未及繕成輟筆私求七載於今此書本江
南撰錄恐中國所無非臣私力所能終得其起兵僭號事之始末
乃亦頗有但不得此書懼簡略不成父思陳奏乞勑緣邊求採但
愚賤無因不敢輕瀆散騎常侍太常少卿荊州大中正臣趙邕忽
宣明旨敕臣送呈不悟九皇微志乃得上聞奉勑欣惶慶懼兼至
今謹以所訖者附臣邕呈奏臣又別作序例一卷年表一卷仰表
皇朝統括大義俯明愚臣著錄微體徒竊慕古人立言美意文致

疎鄙無一可觀簡御之日伏深愧悸鴻意如此然自正光以前不敢顯行其書自後以其伯光貴重當朝知時人未能發明其事乃頗相傳讀亦以光故執事者遂不論之鴻經綜既廣多有違謬至如太祖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以爲改拓元年太宗永興二年慕容超擒於廣固鴻又以爲事拓元年太常二年姚弘敗於長安而鴻亦以爲滅拓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

子子元祕書郎後永安中乃奏其父書曰臣亡考故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前將軍齊州大中正鴻不殞家風式纘世業古學克明拓新必鏡多識前載博極羣書史才富洽號稱精審甚年止壯立便斐然懷著述意正始之末任屬記言撰緝餘暇乃刊茅趙燕秦夏涼蜀等遺載爲之賛序褒貶評論先朝之日草構悉了唯有李雄蜀書搜索未獲闕茲一國遲留未成去正光三年購訪始得討論適訖而先臣棄世凡十六國名爲春秋一百二卷近代之事最爲備悉未曾奏上弗敢宣流今繕寫一本敢以仰呈儻或淺陋不回睿賞乞藏祕閣以廣異家子元後謀反事發逃竄赦免尋爲其叔踢所殺

光從祖弟長文字景翰少亦徙於代都聰敏有學識太和中除奉朝請遷洛拜司空參軍事營構華林園後兼員外散騎常侍爲宕昌使主還授給事中本國中正尚書庫部郎正始中大修器械爲諸州造仗都使齊州太原太守雍州撫軍府長史以廉愼稱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轉太府少卿丞相高陽王雍諮議參軍太中大夫永安中以老拜征虜將軍平州刺史還家專讀佛經不關世事年七十九天平初卒贈使持節征東將軍齊州刺史諡曰貞

子慈懋字德林永熙初征虜將軍徐州征東府長史

長文從弟庠字文序有幹用初除侍御史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
頻使高麗轉步兵校尉又轉司空掾領左右直長出除相州長史
還拜河陰洛陽令以彊直稱遷東郡太守元顥寇逼郡界庠拒不
從命棄郡走還鄉里孝莊還宮賜爵平原伯拜頼川太守二年五
月爲城民王早蘭寶等所害後贈驃騎將軍吏部尚書齊州刺史
子罕襲爵齊受禪例降
光族弟榮先字隆祖涉歷經史州辟主簿
子鐸有文才冠軍將軍中散大夫
鐸弟覲寧遠將軍羽林監
史臣曰崔光風素虛遠學業淵長高祖歸其才博許其大至明主
固知臣也歷事三朝師訓少主不出宮省坐致台傅斯亦近世之
所希有但顧懷大雅託迹中庸其於容身之譏斯乃胡廣所不免
也鴻博綜古今立言爲事亦才志之士乎

魏書卷六十七　列傳第五十五終

魏書卷六十八

列傳第五十六

甄琛

高聰

甄琛字思伯中山母極人漢太保甄邯後也父凝州主簿琛少敏悟閨門之內兄弟戲狎不以禮法自居頗學經史稱有刀筆而形貌短陋尠風儀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奕棊棄日至乃通夜不止手下蒼頭常令秉燭或時睡頓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後不勝楚痛乃白琛曰耶君辭父母仕宦京師若爲讀書執燭奴不敢辭罪乃以圍棊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惕然慙感遂從許叡李彪假書研習聞見益優太和初拜中書博士遷諫議大夫時有所陳亦爲高祖知賞轉通直散騎侍郎出爲本

州征北府長史後爲本州陽平王頤衛軍府長史世宗踐祚以琛爲中散大夫兼 御史中尉轉通直散騎常侍仍兼中尉琛表曰王者道同天壤施 齊造化濟時拯物爲民父母故年穀不登爲民祈祀乾坤所惠天子順之山川祕利天子通之苟益生民損躬無吝如或所聚唯爲賑恤是以月令稱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禽獸者皆野虞教導之其迭相侵奪者罪之無赦此明導民而弗禁通有無以相濟也周禮雖有川澤之禁正所以防其殘盡必令取之有時斯所謂障護雖在公吏所以爲民守之耳且一家之長惠及子孫一運之君澤周天下皆所以厚其所養以爲國家之富未有尊居父母而醯醢是吝富有萬品而一物是規今者天爲黔首生鹽國與黔首障護假獲其利是猶富專口斷不及四體也且天下夫婦歲貢粟帛四海之有備奉一人軍國之資取給百姓天子亦何患乎貪而苟禁一池也古之王者世有其民或水火以濟其用或巢宇以誨其居或教農以去其饑或訓衣以除其弊故周詩稱教之誨之飲之食之皆所以撫覆道養爲之求利者也臣性昧知理識無遠尚每觀上古愛民之迹時讀中葉驟稅之書未嘗不歎彼遠大惜此近狹今僞獘相承仍崇關鄘之稅大魏恢博唯受穀帛之輸是使遠方聞者罔不歌德昔堯戒以棄寶得民碩鼠以受財失衆君王之義宜其高矣魏之簡稅惠實遠矣語稱出內之吝有司之福施惠之難人君之禍夫以府藏之物猶以不施而爲災況府外之利而可吝之於黔首且善藏者藏於民不善藏者藏於府藏於民者民欣而君富藏於府者國怨而民貧國怨則示化有虧民貧則君無所取願勉茲鹽禁使沛然遠及依周禮置川衡之法使之監導而已詔曰民利在斯深如所陳付八座議可否以聞司

徒録尚書彭城王勰兼尚書邢巒等奏琛之所列富乎有言首尾大備或無可貶但恐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是用遲回未謂爲可竊惟古之善爲治者莫不昭其勝途悟其遠理及於救世升降稱時欲令豐無過溢儉不致弊役養消息備在厥中節約取足成其性命如不爾者焉用君爲若任其生産隨其啄食便是芻狗萬物不相有宋本作自矣自大道既往恩惠生焉下奉上施卑高理睢然恩惠既文思拯之術廣恒恐財不贍國澤不厚民故多方以達其情立法以行其志至乃取貨山川輕在民之貢立稅關市裨十一之儲收此與彼非利已也何彼就此非爲身也所謂集天地之産惠天地之民藉造物之富徹商賈給戎戰賦四民贍軍國取乎用乎各有義已禁此漏池不專大官之御歛此匹帛豈爲後宮之資既潤不在已彼我理一猶積而散之將焉所吝且稅之本意事有可求固以希濟生民非爲富賄藏貨不爾者昔之君子何爲然哉是以後來經圖未之或改故先朝商校小大以情降鑒之流疑典復鹽禁然自行以來興司多怠出入之間事不如法遂令細民怨嗟商販輕議此乃用之者無方非興之者有謬至使朝廷明識聽營其間今而罷之懼失前旨一行一改法若易基參論理要宜依前式詔曰可鹽之稅乃自古通典然興制利民亦代或不同苟可以富氓益化唯理所在甄琛之表實所謂助政毗治者也可從其前計使公私並宜川利無擁尚書嚴爲禁豪彊之制也詔琛參八座議事尋正中尉常侍如故遷侍中領中尉琛俛眉畏避不能繩糾貴遊凡所劾治率多下吏於時趙修盛寵琛傾身事之琛父凝爲中散大夫弟僧林爲本州別駕皆託修申達至修姦詐事露明當收考今日乃舉其罪及監決修鞭猶相隱憫然告人曰

趙修小人背如土牛殊耐鞭杖有識以此非之修死之明日琛與
黃門郎李憑以朋黨被召詣尚書兼尚書元英邢巒窮其阿附之
狀琛曾拜官諸賓悉集巒乃晚至琛謂巒曰卿何處放蛆來今晚
始顧雖以戲言巒變色銜忿及此大相推窮司徒公錄尚書北海
王詳等奏曰臣聞黨人爲患自古所疾政之所忌雖寵必誅皆所
以存天下之至公保靈基於永業者也伏惟陛下纂聖前暉淵鑒
幽慝恩斷近習憲軌唯新大政蔚以增光鴻猷於焉永泰謹按侍
中領御史中尉甄琛身居直法糾擿是司風邪響黷猶宜劾糾況
趙修奢暴聲著內外侵公害私朝野切齒而琛嘗不陳奏方便往
來綢繆結納以爲朋黨中外影響致其談譽令布衣之父超登正
四之官七品之弟越陟三階之祿虧先皇之選典塵聖明之官人
又與武衛將軍黃門郎李憑相爲表裏憑兄叨封知而不言及修

釁彰方加彈奏生則附其形勢死則就地排之竊天之功以爲己
力仰欺朝廷俯罔百司其爲鄙詐於茲甚矣不實不忠實合貶黜
謹依律科徒請以職除其父中散實爲叨越雖皇族帝孫未有此
例既得不以倫請下收奪李憑朋附趙修是親是仗交遊之道不
依恒度或晨昏從就或吉凶往來至乃身拜其親妻見其子每有
家事必先請託緇點皇風塵鄙正化此而不糾將何以肅整阿諛
獎厲忠槩請免所居官以肅風軌奏可琛遂免歸本郡左右相連
死黜者三十餘人始琛以父母年老常求解官扶侍故高祖授以
本州長史及貴達不復請歸至是乃還供養數年遭母憂母鉅鹿
曹氏有孝性夫氏去家路踰百里每得魚肉菜果珍美口實者必
令僮僕走奉其母乃後食焉琛母服未闋復喪父琛於塋兆之內
手種松栢隆冬之月負掘水土鄉老哀之咸助加力十餘年中墳

成木茂與弟僧林誓以同居沒齒專事産業躬親農圃時以鷹犬馳逐自娛朝廷有大事猶上表陳情久之復除散騎常侍領給事黃門侍郎定州大中正大見親寵委以門下庶事出參尚書入厠帷幄琛高祖時兼主客郎迎送蕭賾使彭城劉纘琛欽其器貌常歎詠之纘子晰爲胸山戍主晰死家屬入洛有女年未二十琛已六十餘矣乃納晰女爲妻婚日詔給廚費琛深所好悅世宗時調戲之盧昶敗於胸山詔琛馳驛檢按遷河南尹加平南將軍黃門中正如故琛表曰詩稱京邑翼翼四方是則者京邑是四方之本安危所在不可不清是以國家居代患多盜竊世宗太武皇帝親自發憤廣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長及五等散男有經略者乃得爲之又多置吏士爲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今遷都已來天下轉廣四遠赴會事過代都五方雜沓難可備簡寇盜公行劫害不絕此由諸坊混雜麤比不精主司闇弱不堪檢察故也凡使人攻堅木者必爲之擇良器今河南郡是陛下天山之堅木盤根錯節氐植其中六部里尉即攻堅之利器非貞剛精銳無以治之今擇尹既非南金里尉欲刀而割欲望清簡都邑不可得也里正乃流外四品職輕任碎多是下才人懷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盜得容姦百賦失理邊外小縣所領不過百戶而令長皆以將軍居之京邑諸坊大者或千戶五百戶其中皆王公卿尹貴勢姻戚豪猾僕隸蔭養姦徒高門邃宇不可干問又有州郡俠客墜結貴遊附黨連羣陰爲市劫比之邊縣難易不同今難彼易此實爲未愜王者立法隨時從宜改弦易調明主所急先朝立品不必即定施而觀之不便則改今閑官靜任猶聽長兼況煩劇要務不得簡能下領請取武官中八品下幹用貞濟者以本官俸恤領里尉

之任各食其祿高者領六部尉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正不爾請少高里尉之品選下品中應遷之者進而爲之則督責有所輳轂可清詔曰里正可進至勳品經途從九品六部尉正九品諸職中簡取何必須武人也琛又奏以羽林爲遊軍於諸坊巷司察盜賊於是京邑清靜至今踵焉轉太子少保黃門如故大將軍高肇伐蜀以琛爲使持節假撫軍將軍領步騎四萬爲前驅都督琛次梁州獠亭會世宗崩班師高肇旣死以琛肇之黨也不宜復參朝政出爲營州刺史加安北將軍歲餘以光祿大夫李思穆代之時年六十五矣遂停中山久之乃赴洛除鎭西將軍涼州刺史猶以琛高氏之昵也不欲處之於內尋徵拜太常卿仍以本將軍出爲徐州刺史及入辭肅宗琛辭以老詔除吏部尚書將軍如故未幾除征北將軍定州刺史衣錦晝遊大爲稱潚治體嚴細甚無聲譽

崔光辭司徒之授也琛與光書外相抑揚內實附會也光亦揣其意復書褒美以悅之徵爲車騎將軍特進又拜侍中以其衰老詔賜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正光五年冬卒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萬物七百段蠟三百斤贈司徒公尚書左僕射加後部鼓吹太常議謚文穆吏部郎袁翻奏曰案禮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生於已名生於人故闔棺然後定謚皆累其生時美惡所以爲將來勸戒身雖死使名常存也凡薨亡者屬所卽言大鴻臚移本郡大中正條其行迹功過承中正移言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評議爲謚列上謚不應法者博士坐如選舉不以實論若行狀失實中正坐如博士自古帝王莫不殷勤重愼以爲褒貶之實也今之行狀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無復相是非之事臣子

案但下當有脫文

之欲光揚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以極辭肆意無復限量觀其狀也則周孔聯鑣伊顏接袵論其謚也雖窮文盡武罔或加焉然今之博士與古不同唯知依其行狀又先問其家人之意臣子所求便爲議上都不復斟酌與奪商量是非致號謚之加與汎階莫異專以極美爲稱無復貶降之名禮官之失一至於此案甄司徒行狀至德與聖人齊蹤鴻名共大賢比跡文穆之謚何足加焉但比來贈謚於例普重如甄琛之流無不複謚謂宜依謚法慈惠愛民曰孝宜謚曰孝穆公自今已後明勒太常司徒有行狀如此言辭流宕無復節限者悉請裁量不聽爲受必準人立謚不得甚加優越復仍踵前來之失者付法司科罪從之琛祖載肅宗親送降車就輿弔服哭之遣舍人慰其諸子琛性輕簡好嘲謔故少風望然明解有幹具在官清白自高祖世宗咸相知待肅宗以師傅之義而加禮焉所著文章鄙碎無大體時有理詣磔四聲姓族廢興會通緇素三論及家誨二十篇篤學文一卷頗行於世

琛長子侃字道正郡功曹釋褐祕書郎性險薄多與盜劫交通隨琛在京以酒色夜宿洛水亭舍歐擊主人爲司州所劾淹在州獄琛大以慙慨廣平王懷爲牧與琛先不協欲具案窮推琛託左右以聞世宗遣白衣吳仲安勑懷寬放懷固執治之久乃特旨出之侃自此沉廢卒於家

侃弟楷字德方粗有文學頗習吏事太平中上高祖頌十二篇文多不載優詔報之琛啟除祕書郎世宗崩未葬楷與河南尹丞張普惠等飲戲免官任城王澄爲司徒引爲功曹參軍稍遷尚書儀曹郎有當官之稱肅宗末定州刺史廣陽王淵被徵還朝時楷丁憂在鄉淵臨發召楷不兼長史委以州任尋值鮮于修禮毛普賢

等率北鎮流民反於州西北之左人城屠村掠野引向州城州城之內先有燕恒雲三州避難之戶皆依傍市鄽草廬攢住修禮等聲云欲收此輩共爲舉動既外寇將逼恐有內應楷見人情不安慮有變起乃收州人中麤豪者皆殺之以威外賊固城民之心及刺史元冏大都督楊津等至楷乃還家後修禮等忿楷屠害北人遂掘其父墓載棺巡城示相報復孝莊時徵爲中書侍郎尒朱榮之死帝以其堪率鄉義除試守常山太守賜絹二百疋出帝初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衛將軍右光祿大夫齊文襄王取爲儀同府諮議參軍天平四年卒年四十六贈驃騎將軍祕書監滄州刺史

楷弟寬字仁規自員外散騎侍郎本州別駕稍遷太尉從事中郎治書侍御史武定初謝病還鄉卒於家

僧林終於鄉里

琛從父弟密字叔雍清謹少嗜欲頗涉書史太和中奉朝請密疾世俗貪競乾沒榮寵曾作風賦以見意後參中山王英軍事英鍾離敗退鄉人蘓良沒於賊手密盡私財以贖之良既歸傾資報密密一皆不受謂良曰濟君之日本不求貨豈相贖之意也歷太尉鎧曹遷國子博士肅宗末通直散騎常侍寇軍將軍時賊帥葛榮侵擾河北裴衍源子邕敗沒人情不安詔密爲相州行臺援守鄴城莊帝以密全鄴之勳賞安市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遷平東將軍光祿大夫領廷尉少卿尋轉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靜初車騎將軍廷尉卿在官有平直之譽出爲比徐州刺史將軍如故興和四年卒贈驃騎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曰靖

長子儉字元恭官至前將軍太中大夫卒

儉弟顗有才學亦早卒

琛同郡張纂字伯業祖珍字文表慕容寶度支尚書太祖平中山入國世祖時拜中書侍郎眞君元年閼在慰勞大使二年拜使持節鎮西將軍涼州刺史卒贈征東將軍燕州刺史謚曰穆纂頗涉經史雅有氣尚交結豪流太和中釋褐奉朝請稍遷伏波將軍任城王澄鎮北府騎兵參軍帶魏昌縣令吏民安之後爲北中府可馬久之除樂陵太守在郡多所受納聞御史至棄郡逃走於是除名乃卒天平初贈使持節都督冀定二州諸軍事驃騎將軍定州刺史

纂叔感字崇仁有器業不應州郡之命

子宣軌少孤事母以孝聞歷郡功曹州主簿延昌中釋褐奉朝請冀州征東府長流參軍轉相州中軍府錄事參軍定州別駕後除鎮遠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出爲相州撫軍府司馬宣軌性通率輕財好施屬葛榮圍城與刺史李神有固守之劾永安中以功賜爵中山公中興初坐事死於鄴

子子瑜

纂從弟元賓太和十六年出身奉朝請遷員外郎給事中正光中除中堅將軍射聲校尉永安三年卒永熙中外生高敖曹貴達啟贈持節撫軍將軍瀛州刺史

子辨天平中司徒行參軍

高聰字僧智本渤海脩人曾祖軌隨慕容德徙青州因居北海之劇縣父法昂劉駿車騎將軍王玄謨勞也少隨玄謨征伐以軍功至員外郎早卒聰生而喪母祖母王撫育之大軍攻剋東陽聰徙入平城與蔣少遊爲雲中兵戶窘困無所不至族祖允視之若孫

大加賙給聰涉獵經史頗有文才允嘉之數稱其美言之朝廷云青州蔣少遊與從孫僧智雖爲孤弱然皆有文情由是與少遊同拜中書博士積十年轉侍郎以本官爲高陽王雍友稍爲高祖知賞太和十七年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蕭昭業高祖定都洛陽追詔聰等曰比於河陽勑卿仍届瀍洛周視舊業依然有懷固欲先之營之後乃薄伐且以賾喪甫爾使通在昔乘危幸凶君子弗取是用輟茲前圖遠期來會爰息六師三川是宅將底居成周永恢皇宇今更造璽書以代往詔比所勑授隨宜變之善勗皇華無替指意使還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太府少卿轉兼太子左率聰微習弓馬乃以將用自許高祖銳意南討專訪王肅以軍事聰託肅願以偏裨自効肅言之於高祖故假聰輔國將軍統兵二千與劉藻傅永成道益任莫問俱受肅節度同援渦陽而聰躁怯少威重所經淫掠無禮及與賊交望風退敗與藻等同囚於懸瓠高祖恕死徙平州爲民行届瀛州屬刺史王質獲白兎將獻託聰爲表高祖見表顧爲王肅曰在下那得復有此才而令朕不知也肅曰比高聰北徙此文或其所製高祖悟曰必應然也何應更有此輩世宗初聰復竊還京師六輔之廢聰之謀也世宗親政除給事黃門侍郎加輔國將軍遷散騎常侍黃門如故世宗幸鄴還於河內懷界帝親射矢一里五十餘步侍中高顯等奏伏見親御弧矢臨原弋遠弦動羽馳矢鏃所逮三百五十餘步臣等伏惟陛下聖武自天神藝夙茂巧會騶虞之節妙盡矍圃之儀威稜攸疊虺兕懾氣才猛所振勍憝弭心足以肅截九區赫服八宇矣盛事奇迹必宜表述請勒銘射宮永彰聖藝詔曰此乃弓弧小藝何足以示後葉而喉脣近侍苟以爲然亦豈容有異便可如請遂刊銘於射所聰爲

之詞趙修嬖幸聰深朋附及詔追贈脩父聰爲碑文出入同載觀
視碑石聰每見脩迎送盡禮聰又爲脩作表陳當時便宜教其自
安之術由是迭相親狎脩死甄琛李憑皆被黜落聰亦深用危慮
而聰先以疎宗之情曲事高肇竟獲自免肇之力也脩之任藪聰
傾身事之及脩之死言必毀惡茹皓之寵聰又媚附每相招命言
笑攜撫公私託仗無所不至每稱皓才識明敏非趙脩之儔乃因
皓啟請青州鎮下治中公廨以爲私宅又乞水田數十頃皆被遂
許及皓見戮聰以爲死之晚也其薄於情義類皆如此侍中高顯
出授護軍聰轉兼其處於時顯兄弟疑聰間搆而求之聰居兼十
餘旬出入機要言即直無遠慮藉貴因權耽於聲色貽納之音聞
於遐邇中尉崔亮知肇微恨遂面陳聰罪世宗乃出聰爲平北將軍
并州刺史聰善於去就知肇嫌之側身承奉肇遂待之如舊聰
在并州數歲多不率法又與太原太守王椿有隙再爲大使御史
舉奏肇每以宗私相援事得寬緩世宗末拜散騎常侍平北將軍
肅宗踐祚以其素附高肇出爲幽州刺史將軍如故尋以高肇之
黨與王世義高純李憲崔楷蘭氣之爲中尉元匡所彈靈太后並
特原之聰遂停廢于家斷絕人事唯修營園果以聲色自娛久之
拜光祿大夫加安北將軍聰心望中書令然後出作青州願竟不
果正光元年夏卒年六十九靈太后聞其病遣主書問之聰對使
者歔欷慟泣及聞其亡嗟悼良久言朕既無福大臣殞喪且其與
朕父南征契闊戎旅特可感念贈布帛三百匹米一車贈撫軍將
軍青州刺史謚曰獻聰有妓十餘人有子無手皆注籍爲妾以悅
其情及病不欲他人得之並令燒指吞炭出家爲尼聰所作文筆
二十卷別有集

子長雲字彦鴻起家祕書郎太尉主簿稍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建義初於河陰遇害贈安東將軍兗州刺史

長雲弟叔山字彦甫司徒行參軍稍遷寧朔將軍越騎校尉卒贈太常少卿

史臣曰甄琛以學尚刀筆早樹聲名受遇三朝終至崇重高聰才尚見知名位顯著而異軌同奔咸經於危覆之轍惜乎

崔休
裴延儁
袁翻

崔休字惠盛清河人御史中丞孝逞之玄孫也祖靈和仕劉義隆爲員外散騎侍郎父宗伯世宗初追贈清河太守休少孤貧矯然自立舉秀才入京師與中書郎宋弁通直郎邢巒雅相知友尚書王嶷欽其人望爲長子娉休姊贍以貲財由是少振高祖納休妹爲嬪以爲尚書主客郎轉通直正員郎兼給事黃門侍郎休好學涉歷書史公事審旅之際手不釋卷崇尚先達愛接後來常參高祖南伐以北海王爲尚書僕射統留

臺事以休爲尚書左丞高祖詔休曰比海年少未閑政績百揆之
務便以相委轉長史兼給事黃門侍郎後從駕南行及車駕還幸
彭城汎舟泗水詔在侍筵觀者榮之世宗初休以弟亡祖父未葬
固求渤海於是除之性嚴明雅長治體下車先戮豪猾數人廣布
耳目所在姦盜莫不擒翦百姓畏之寇盜止息清身率下渤海大
治時大儒張吾貴有盛名於山東西方學士咸相宗慕弟子自遠
而至者恒千餘人生徒既衆所在多不見容休乃爲設俎豆招延
禮接使肄業而還儒者稱爲口實入爲吏部郎中遷散騎常侍權
兼選任休愛才好士多所拔擢廣平王懷數引談宴世宗責其與
諸王交遊免官後除龍驤將軍洛州刺史在州數年以母老辭州
許之尋行幽州事徵拜司徒右長史休聰明彊濟雅善斷決幙府
多事辭訟盈凡剖判若流殊無疑滯加之公平清潔甚得時談復
除吏部郎中加征虜將軍冀州大中正遷光祿大夫行河南尹肅
宗初即眞加平東將軍尋除平北將軍幽州刺史進號安北將軍
遷安東將軍青州刺史青州九郡民單捌李伯徽劉通等一千人
上書訟休德政靈太后善之休在幽青州五六年皆清白愛民甚
著聲績二州懷其德澤百姓追思之徵爲安南將軍度支尚書尋
進號撫軍將軍七兵尚書又轉殿中尚書休久在臺閣明習典禮
每朝廷疑議咸取正焉諸公咸相謂曰崔尚書下意處我不能異
也正光四年卒年五十二賵帛五百匹贈車騎將軍尚書僕射冀
州刺史謚文貞侯休少而謙退事母孝謹及爲尚書子仲文納丞
相雍第二女女妻領軍元乂長庶子祕書郎稚舒挾恃二家志氣
微改內有自得之心外則陵藉同列尚書令李崇左僕射蕭寶夤
右僕射元欽皆以雍乂之故每憚下之始休母房氏欲以休女妻

其外孫邢氏休不欲乃違其母情以妻叉子議者非之休有九子
長子悛字長儒武定中七兵尚書武城縣開國公
悛弟仲文散騎常侍
仲文弟叔仁性輕俠重矜期歷通直散騎侍郎司徒司馬散騎常
侍出爲驃騎將軍潁州刺史以貪汙爲御史所劾興和中賜死於
宅臨刑賦詩與諸弟訣別而不及其兄以其不甚營救故也
叔仁弟叔義孝莊時爲尚書庫部郎坐兄悛鑄錢事發合家逃逸
數日叔義遂見執獲時城陽王徽爲司州牧臨淮王或以非其身
罪驟爲致言徽不從乃殺之
叔義弟子侃以竊級爲中書郎爲尚書左丞和子岳彈糾失官後
兼通直常侍使於蕭衍還路病卒
子侃弟子聿武定末東莞太守卒
子聿弟子約開府祭酒
休弟寔字敬禮太子舍人早卒贈樂安太守妻安樂王長樂女晉
寧主也貞烈有德行
子長謙好學脩立少有令名仕歷給事中仍還鄉里久之刺史尉
景取爲開府諮議參軍事晚頗以酒爲累天平中被徵兼主客郎
接蕭衍使張皐等後兼散騎常侍使蕭衍還卒於宿豫時人歎惜
之以死王事贈驃騎將軍南青州刺史
裴延儁字平子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八世孫曾祖天明
諮議參軍并州別駕祖雙虎河東太守卒贈平遠將軍雍州刺史
諡曰順父寂州主簿行平陽郡事以平蜀賊丁亚功贈東雍州刺
史延儁少孤事後母以孝聞涉猟墳史頗有才筆舉秀才射策
高第除著作佐郎遷尚書儀曹郎轉殿中郎太子洗馬又領本邑

中正及太子友太子恂廢以宮官例免頃之除太尉掾兼太子中
舍人世宗初爲散騎侍郎尋除雍州平西府長史加建威將軍入
爲中書侍郎時世宗專心釋典不事墳籍延儁上疏諫曰臣聞有
堯文思欽明稽古嬀舜體道愼典作聖漢光神虡軍中讀書魏武
英規馬上翫籍先帝天縱多能克文克武營遷謀伐手不釋卷良
以經史義深補益處廣雖則勑勞不可暫輟斯乃前王之美實後
王之水鏡善足以遵惡足以誡也陛下道悟自深淵鑒獨得昇法
座於宸闈釋氓善於日宇凡在聽嘶摩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
六籍軌俗之本蓋以訓物有漸應時匪妙必須先麤後精乘近卽
遠伏願經書互覽孔釋兼存則內外俱周眞俗斯暢後除司州別
駕加鎭遠將軍及詔立明堂羣官博議延儁獨著一堂之論太博
清河王懌時與衆議讀而笑曰子故欲遠符僕射也兼太子中庶
子尋卽正別駕如故加寇軍將軍肅宗初遷散騎常侍監起居注
加前將軍又加平西將軍除廷尉卿轉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范陽
郡有舊督亢渠徑五十里漁陽薊郡有故戾陵諸堰廣袤二十里
皆廢毀多時莫能修復時水旱不調民多飢餓延儁謂疏通舊跡
勢必可成乃表求營造遂躬履行相度水形隨力分督未幾而
就溉田百萬餘畝爲利十倍百姓至今賴之又命主簿鄺惲修起
學校禮教大行民歌誦之在州五年考績爲天下最延儁繼母隨
延儁在薊時遇重患延儁啟求侍母還京療治至都未幾拜太常
卿時汾州山胡恃險寇竊正平平陽二郡尤被其害以延儁兼尚
書爲西北道行臺節度討胡將軍尋遇疾勑還三鴈羣鸞寇掠不
已車駕欲親征之延儁乃於病中上疏諫諍尋除七兵尚書安南
將軍徙殿中尚書加中軍將軍轉散騎常侍中書令御史中尉又

以本官兼侍中吏部尚書延儁在臺閣守職而已不能有所裁斷
直繩也莊帝初於河陰遇害贈都督雍岐豳三州諸軍事儀同三
司本將軍雍州刺史
子元直尚書郎中
元直弟敬猷員外常侍兄弟並有學尚與父同時遇害元直贈光
州刺史敬猷妻丞相高陽王雍外孫超贈尚書僕射
延儁從叔祧亏亦見稱於鄉里
子夙字員興沈雅有器識儀望甚偉高祖見而異之自司空主簿
轉尚書左主客郎中時吏部尚書任城王澄有知人鑒每歎美夙
以遠大許之高祖南伐爲行臺吏部郎仍隨征北大將軍穆亮從
事中郎轉爲河北大守以忠恕接下百姓感之卒於郡年四十三
長子範字宗模早卒

範子凝字長儒卒於武平鎮將
範弟昇之鑒武定末昇之太尉掾鑒司徒右長史
延儁從祖弟良字元賓起家今朝請轉北中府功曹參軍世宗初
南絳縣令稍遷并州安北府長史入爲中散大夫領尚書考功郎
中時汾州吐京羣胡薛羽等作逆以良兼尚書左丞爲西北道行
臺值別將李德龍爲羽所破良入汾州與刺史汝陰王景和及德
龍率兵數千憑城自守賊併力攻逼詔遣行臺裴延儁大都督章
武王融都督宗正珍孫等赴援時有五城郡山胡馮宜都賀悅田
成等以妖妄惑衆假稱帝號服素衣持白傘白幡率諸逆衆於雲
臺郊抗拒王師融等與戰敗績賊乘勝圍城良率將士出戰大破
之於陣斬回成復誘導諸胡令斬送宜都首又山胡劉蠡升自云
聖術胡人信之咸相影附旬日之間逆徒還振德龍議欲拔城良

不許德龍等乃止景和薨以良爲汾州刺史加輔國將軍行臺如故都督高昂來援復敗於百里候先是官粟貸民未及收聚仍值寇亂至是城民大飢人相食賊知倉庫空虛攻圍日甚死者十三四良以飢窘因與城人奔赴西河汾州之治西河自良始也時南絳蜀陳雙熾等聚衆反自號建始王與大都督長孫雅宗正珍孫等相持不下詔良解州爲慰勞使轉太中大夫本郡中正孝莊末除光祿大夫尒朱榮死榮從子天光擁衆關西乃詔良持節假安西將軍潼關都督又兼尚書爲河東恒農河北宜陽行臺以備之前廢帝時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壽轉衛將軍又加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轉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出帝未除汲郡太守孝靜初衛大將軍太府卿天平二年秋卒時年六十一贈使持節都督雍華二州諸軍事吏部尚書本將軍雍州刺史謚曰貞又重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尚書僕射餘如故

子叔祉武定末太子洗馬

良從父兄子慶孫字紹遵少孤性倜儻重然諾釋褐員外散騎侍郎正光末汾州吐京羣胡薛悉公馬牒騰並自立爲王聚黨作逆衆至數萬詔慶孫爲募人別將招率鄉豪得戰士數千人以討之胡賊屢來迎戰慶孫身先士卒每摧其鋒遂深入至雲臺郊諸賊更相連結大戰郊西自旦及夕慶孫身自突陳賊王關郭康兒賊衆大潰勑徵赴都除直後於後賊復鳩集北連蠡升南通絳蜀兒徒轉盛復以慶孫爲別將從軹關入討至齊子嶺東賊帥范多范安族等率衆來拒慶孫與戰復斬多首乃深入二百餘里至陽胡城朝廷以此地被山帶河衿要之所肅宗末遂立邵郡因以慶孫爲太守假節輔國將軍當郡都督民經賊亂之後率多逃竄慶孫

務安緝之咸來歸業永安中還朝除太中大夫尒朱榮之死也世隆擁衆北渡詔慶孫爲大都督與行臺源子恭率衆追擊軍次太行而慶孫與世隆密通事泄追還河內而斬之時年三十六慶孫任俠有氣鄉曲壯士及好事者多相依附撫養咸有恩紀在郡之日值歲飢凶四方遊客常有百餘慶孫自以家粮贍之性雖麤武愛好文流與諸才學之士咸相交結輕財重義座客常滿是以爲時所稱

子子瑩永安中太尉行參軍

延儁從祖弟仲規少好經史頗有志節起家奉朝請領侍御咸陽王禧爲司州牧辟爲主簿仍表行建興郡事車駕自代還洛次於郡境仲規備供帳朝於路側高祖詔仲規曰朕開置神畿郡望闕字重卿既首應司隸美舉復督我名邦何能自致也仲規對曰陛下窮神盡聖應天順民棄彼玄壤來宅紫縣臣方罄心力躍馬吳會冀功銘帝籍勳書王府豈一郡而已高祖笑曰冀卿必副此言車駕達河梁見咸陽王謂曰昨得汝主簿爲南道主人六軍豐贍元弟之寄殊副所望尋除司徒主簿仲規父在鄉疾病棄官奔赴以違制免久之中山王英征義陽引爲統軍奏復本資於陳戰歿時年四十八贈河東太守謚曰貞無子弟叔義以第二子伯茂爲之後伯茂在文苑傳

叔義亦有學行高祖末除兗州安東府外兵參軍累遷太山太守爲政清靜吏民安之遷司空從事中郎正光五年夏卒時年五十七贈征虜將軍東秦州刺史謚曰宣

子景融字孔明篤學好屬文正光初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永安中祕書監李凱以景融才學啟除著作佐郎稍遷輔國將

軍諫議大夫仍領著作出帝時議孝莊謚事遂施行時詔撰四部要略令景融專典竟無所成元象中儀同高岳以爲錄事參軍弟景顏被劾廷尉獄景融入選吏部擬郡爲御史中丞崔暹所彈云其貪昧苟進遂坐免官武定四年冬病卒年五十景融卑退廉謹無競於時雖才不稱學而緝綴無倦文詞汎濫理會處寡所作文章別有集錄又造鄴都晉都賦云

景顏頗有學尚起家汝南王開府行參軍孝莊初爲廣州防蠻別將行廣漢郡事元顥入洛與刺史鄭先護據州起義事寧賜爵保城子以軍功稍遷太尉從事中郎轉諮議參軍孝靜初徙司空長史在官貪穢武定二年爲中尉崔暹所劾事下廷尉遇疾死於獄年四十五

仲規弟子伯珍歷襄威將軍員外散騎郎河西太守孝靜初爲平東將軍滎陽太守卒官時年三十二贈本將軍雍州刺史

延儁族子禮和解褐員外散騎侍郎遷褐者僕射身長九尺腰帶十圍於羣衆之中魁然有異出爲陳留太守卒於金紫光祿大夫

延儁族兄聿字外興以操尚貞立爲高祖所知自著作佐郎出爲北中府長史時高祖以聿與中書侍郎崔亮並清貧欲以幹祿優之乃以亮帶野王縣聿帶溫縣時人榮之轉尚書郎遷太尉諮議參軍出爲平秦太守卒贈寇軍將軍洛州刺史

子子袖歿關西

延儁族人瑗字珍寶太和中析屬河北郡少孤貧而清苦自立太守司馬悅召爲中正悅爲別將軍征義陽引爲中兵參軍瑗夙夜恭勤爲悅所知軍還除奉朝請轉給事中汝南王悅郎中令悅散費無常每國俸初入一日之中分賜極意瑗每隨例恒辭多受少

伺悅虛竭還來奉貢悅雖性理不恒然亦相賞愛悅遷太尉請爲
從事中郎轉驍騎將軍肅宗末出爲汝南太守不行轉太原太守
屬肅宗崩尒朱榮初謀赴洛瑗預其事封五原縣開國子邑三百
戶尋行并州事轉平北將軍殷州刺史孝靜初除衛將軍東雍州
刺史興和元年卒年七十三

子夷吾武定末徐州驃騎府長流參軍

袁翻字景翔陳郡項人也父宣有才筆爲劉彧青州刺史沈文秀
府主簿皇興中東陽州平隨文秀入國而大將軍劉昶每提引之
言是其外祖淑之近親令與其府諮議參軍袁濟爲宗宣時孤寒
甚相依附及翻兄弟官顯與濟子洸演遂各袁競洸等乃經公府
以相排斥翻少以才學擅美一時初爲奉朝請景明初李彪在東
觀翻爲徐紇所薦彪引兼著作佐郎以參史事及紇被徙尋解後

遷司徒祭酒揚烈將軍尚書殿中郎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墉
中書外省考論律令翻與門下錄事常景孫紹廷尉監張虎律博
士侯堅固治書侍御史高綽前軍將軍那苗奉車都尉程霊虬羽
林監王元廵尚書郎祖瑩宋世景員外郎李琰之太樂令公孫崇
等並在議限又詔太師彭城王勰司州牧高陽王雍中書監京兆
王愉前青州刺史劉芳左衛將軍元麗兼將作大匠李韶國子祭
酒鄭道昭廷尉少卿王顯等入預其事後除豫州中正是時修明
堂辟雍翻議議曰謹案明堂之義今古諸儒論之備矣異端競構莫
適所歸故不復遠引經傳傍採紀籍以爲之證且論意之所同以
訓詔字爾耳蓋唐虞已上事難該悉夏殷已降校可知之謂典章之
極莫如三代郁郁之盛從周斯美制禮作樂典刑在焉遺風餘烈
垂之不朽案周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其論夏殷名制豈其紕

案賈思伯傳亦引鄭君譔作施行于今南史思伯傳作施行於今翻傳則刪此數語

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个之別然推其體例則無九室之證既而世衰禮壞法度淆弛正義殘隱妄說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爲一代之法故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德行疑於今雖有不同時說昞然本制著存而言無明文欲復何責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於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爲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猶竊有懵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頠又云漢氏作四維之个不能令各據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爲設虛器也甚知漢世徒欲削滅周典捐棄舊章改物創制故不復拘於載籍且鄭玄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故得之遠矣覽其明堂圖義皆有悟人意察察著明確乎難奪諒足以扶微闡幽不墜周公之舊法也伯喈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既違古背新又不能易玄之妙矣魏晉書紀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記其經始之制又無坦然可準觀夫今之基址猶或髣髴高卑廣狹頗與戴禮不同何得以意抑心便謂九室可明且三雍異所復乖盧蔡之義進退亡據何用經通晉朝亦以穿鑿難明故有一屋之論並非經典正義皆以意妄作茲爲不典學家常談不足以範時軌世皇代既乘乾統曆得一馭宸自宜稽古則天憲章文武追蹤周孔述而不作四彼三代使百世可知豈容虛追子氏於篇之浮說徒損經紀雅誥之遺訓而欲以支離橫議指畫妄圖儀刑宇宙而貽來葉者也又北京制置未皆允帖繕修草創以意良多

事移禮變所存者無幾理苟宜革何必仍舊且遷都之始日不遑給先朝規度每事循古是以數年之中悛換非一良以永法爲難數改爲易何爲宮室府庫多因故迹而明堂辟雍獨遵此制建立之辰復未可知矣既猥班訪逮輒輕率瞽言明堂五室請同周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會經誥無失典刑識偏學疎退慙謬浪後議選邊戍事飜議曰臣聞兩漢警於西北魏晉備在東南是以鎮邊守塞必寄威重伐叛柔服寔賴溫良故田叔魏尚聲高於沙漠當陽鉅平績流於江漢紀籍用爲美談今古以爲盛德自皇上以叡明纂御風凝化遠威厲秋霜惠霑春露故能使淮海輸誠華陽即序連城請面比屋歸仁懸車劍閣豈伊囊載鼓譟金陵復在茲日然荊揚之牧宜盡一時才望梁郢之君尤須當今秀異自比緣邊州郡官至便登壇場統戍階當即用或值穢德凡人或遇貪家惡子不識字民溫恤之方唯知重役殘忍之法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禦賊之心唯有通商聚歛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值彊敵即爲奴虜如有執獲奪爲已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耘草平陸販貿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既不多資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工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常十七八焉是以吳楚間伺審此虛實皆云粮匱兵疲易可乘擾故驅率犬羊屢犯壇場頻年已來甲胄生蟣十萬在郊千金日費爲弊之深一至於此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延若斯之患賈生所以痛哭良有以也夫潔其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其本既失之在始庸可止乎愚謂自今已後荊揚徐豫梁益諸蕃及所統郡縣

府佐統軍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能統御有方清高獨著威足臨戎信能懷遠撫循將士得其忻心不營私潤專修公利者則就加爵賞使久於其任以時褒賚厲其忠款所舉之人亦垂優異獎其得士嘉其誠節若不能一心奉公才非捍禦貪惏日富經略無聞人不見德兵厭其勞者即加顯戮用彰其罪所舉之人隨事免降責其謬薦罰其僞薄如此則舉人不得挾其私受任不得孤其舉善惡既審沮勸亦明庶邊患永消譏議攸息矣遭母憂去職熙平初除冠軍將軍廷尉少卿尋加征虜將軍後出爲平陽太守飜爲廷尉頗有不平之論及之郡甚不自得遂作思歸賦曰日色黯兮高山之岑月逢霞而未晈霞值月而成陰望他鄉之阡陌非舊國之池林山有木而蔽月川無梁而復深悵浮雲之弗限何此恨之難禁於是雜石爲峰諸煙共色秀出無窮煙起不極錯飜花而似繡網遊絲其如織蝶兩戲以相追燕雙飛而鼓翼怨驅馬之悠悠歎征夫之未息爾乃臨峻壑坐層阿北眺羊腸詰屈南望龍門嵯峨疊千重以聳翠橫萬里而揚波遠徫颸與麏麝走鱷鼈及龜鼉彼曖然兮鞏洛此邈矣兮關河心鬱鬱兮徒傷思搖搖兮空滿思故人兮不見神翻覆兮魂斷斷魂兮如亂憂來兮不散俯鏡兮白水水流兮漫漫異色兮縱橫奇光兮爛爛下對兮碧沙上覩兮青岸岸上兮氤氳駮霞兮絳氛風搖枝而爲弄日照水以成文行復行兮川之畔望復望兮望夫者君之門兮九重門余之別兮千里分願一見兮導我意我不見兮君不聞魄惝怳兮知何語氣繚戾兮獨縈縕彼鳥馬之無知尚有情於南北雖吾人之固鄙豈忘懷於上國去上國之美人對下邦之鬼蜮形既同於魍魎心匪殊於蝥賊欲修之而難化何

不殘之云剋知進退之非可徒終朝以默默願生還於洛濱荷天
地之厚德神襘未遷宛軍將軍涼州刺史時蠕蠕主阿那瓌後主
婆羅門並以國亂來降朝廷問酈安置之所酈表曰謬以非才忝
荷邊任偎亟訪逮安置蠕蠕主阿那瓌婆羅門等處所遠近利害
之宜竊惟匈奴爲患其來久矣雖隆周盛漢莫能障服衰弱則降
富彊則叛是以方叔召虎不遑自息衛青去病勤亦勞止或修文
德以來之或興干戈以伐之而一得一失利害相侔高車韓來朝
左賢入侍史籍謂之盛事千載以爲美談至于皇代勃興威馭四
海爰在北京仍棲彊塲自卜惟洛食定鼎伊瀍高車蠕蠕迭相吞
噬始則蠕蠕衰微高車彊盛蠕蠕則自救靡暇高車則僻遠西北
及蠕蠕復振反破高車土喪民離不絕如綫而高車今能終雪其
恥復摧蠕蠕者正由種類繁多不可頓滅故也然闕此兩敵卽卞
莊之算得使境上無塵數十年中柳此之由也今蠕蠕爲高車
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一井而至百姓歸誠萬里相
屬進希朝廷哀矜剋復宗社退望庇身有道保其妻兒雖乃遠夷
荒徼不識信順終無純固之節必有孤負之心然興亡繼絕列聖
同規撫降卹附綿經共軌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禮待
則損我資儲來者既多全徙內地非直其情不願迎送艱難然夷
不亂華殷鑒無遠覆車在於劉石毀轍固不可尋且蠕蠕尚存則
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若蠕蠕全滅則高車踈屈之
計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主奔於上民散於下而餘黨宗繁部落猶
衆處處碁布以望今主耳高車亦未能一時并兼盡令率附又高
車士馬雖衆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盜爲資陵奪
爲業河西捍禦彊敵唯涼州敦煌而已涼州土廣民希粮仗素闕

敦煌酒泉空虛尤甚若蠕蠕無復堅立令高車獨擅北垂則西顧之憂匪旦伊夕愚謂蠕蠕二主皆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分其降民各有攸屬那瓌住所非所經見其中事勢不敢輒陳其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安處之西海郡本屬凉州今在酒泉直抵張掖西北千二百里去高車所住金山一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衝要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於事爲便即可永爲重戍鎮防西北宜遣一良將加以配衣疑仍令監護婆羅門凡諸州鎮應徙之兵隨宜割配且田且戍雖外爲置蠕蠕之舉內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克厲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乃漸令北轉徙渡流沙即是我之外蕃高車勦敵西北之虞可無過慮如其姦回返覆孤恩背德者此不過爲逋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啟脫先據西海奪我險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以西終非國有不圖厥始而憂其終噬臍之恨悔將何及愚見如允乞遣大使往凉州燉煌及於西海躬行山谷要害之所親閱亭障遠近之宜商量士馬校練粮仗部分見定處置得所入春西海之間即令播種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復勞轉輸之功也且西海北垂即是大磧野獸所聚千百爲羣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籍獸以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之豫度微似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高車豺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致款正可外加優納而復內備彌深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者也管窺所陳懼多孟浪時朝議是之還拜吏部郎中加平南將軍光祿大夫以本將軍出爲齊州刺史無多政績孝昌中除安南將軍中書令領給事黃門侍郎與徐紇俱在門下並掌

文翰飜既才學名重又善附會亦爲靈太后所信待是時蠻賊充斥六軍將親討之飜乃上表諫止後蕭寶寅大敗於關西飜上表請爲西軍死亡將士舉哀存恤而還者并加賑賚後拜度支尚書尋轉都官飜表曰臣往忝門下翼侍帳幄同時流輩皆以出離左右蒙數階之陟唯臣奉辭非但直去黃門今爲尚書後更在中書令下於臣庸朽誠爲叨濫準之倫匹或有未盡竊惟安南之與金紫雖是異品之隔實有半階之校加以尚書清要位遇通顯準秩論資似加少進語望比官人不願易臣自揆自顧力極求此伏願天地成造有始有終矜臣疲病乞臣骸骨願以安南尚書換一金紫時天下多事飜雖外請閑秩而內有求進之心識者恠之於是加撫軍將軍肅宗靈太后曾燕於華林園舉觴謂羣臣曰哀尚書朕之杜預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今爲盡之侍座者莫不羨仰飜名位俱重當時賢達咸推與之然獨善其身無所奬拔排抑後進懼其凌己論者鄙之建義初遇害於河陰年五十三所著文筆百餘篇行於世贈使持節侍中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嫡子寶首武定中司徒記室參軍

寶首兄叔德武定末太子中舍人飜弟躍語在文苑傳

躍弟颺本州治中別駕豫州刺史府司馬而卒

颺弟昇太學博士司徒記室尚書儀曹郎中正員郎通直常侍颺死後昇通其妻飜慙恚爲之發病昇終不止時人鄙穢之亦於河陰見害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史臣曰崔休立身有本當官著聞朝之良也裴儁器業位望有可稱乎袁飜文高價重其當時之才秀歟

魏書卷六十九　列傳第五十七終

魏書卷七十　列傳第五十八

劉藻　劉永　傅豎眼　李神

劉藻字彥先廣平易陽人也六世祖混從司馬叡南渡父宗之劉裕廬江太守藻涉獵羣籍美談笑善與人交飲酒至一石不亂永安中與姊夫李嶷俱來歸國賜爵易陽子擢拜南部主書號爲稱職時北地諸羌數萬家恃險作亂前後牧守不能制叅纂之徒並無名實朝廷患之以藻爲北地太守藻推誠布信諸羌咸來歸附藻書其名籍收其賦稅朝廷嘉之遷龍驤將軍雍城鎮將先是氐

豪徐成楊黑等驅逐鎮將故以藻代之至鎮擒獲成黑等斬之以徇羣氏震慴雍州人王叔保等三百人表乞藻爲駃奴戍主詔曰選曹已用人藻有惠政自宜他叙在任八年遷離城鎮將太和中改鎮爲岐州以藻爲岐州刺史轉秦州刺史秦人恃嶮率多麤暴或拒課輸或害長吏自前守宰率皆依州遙領不入郡縣藻開示恩信誅戮豪横羌氏憚之守宰於是始得居其舊所遇車駕南伐以藻爲東道都督泰人紛擾詔藻還州人情乃定仍與安南將軍元英征漢中頻破賊軍長驅至南鄭乖平梁州奉詔還軍乃不果克後車駕南伐以藻爲征虜將軍督統軍高聰等四軍爲東道別將辭於洛水之南高祖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雖才非古人庶亦不留賊虜而遺陛下輒當釃曲阿之酒以待百官高祖大笑曰今未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後與高聰等戰敗俱徙平州景明初世宗追録舊功以藻爲太尉司馬是年六月卒年六十七贈錢六萬

子紹珍無他才用善附會好飲酒結託劉騰騰啟爲其國郎中令襲子爵稍遷本州別駕司空屬以事免官建義初詔復壽除太中大夫永安二年除安西將軍河北太守還朝久之拜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出爲黎陽太守所在無政績天平中坐子尚書郎洪業入於關中率衆侵擾伏法

傅永字修期清河人也幼隨叔父洪仲與張幸自青州入國壽復南奔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驟年二十餘有友人與之書而不能荅請於洪仲洪仲深讓之而不爲報永乃發憤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筆自東陽禁防爲崔道固城局參軍與道固俱降入爲平齊民父母並老飢寒十數年賴其彊於人事勠力傭

丐得以存立晚乃被召兼治禮郎詣長安拜文明太后父燕宣王
廟令賜爵貝丘男加伏波將軍未幾除中書博士又改爲議郎轉
尚書考功郎中爲大司馬從事中郎尋轉都督任城王澄長史兼
尚書左丞王肅之爲豫州以永爲建武將軍平南長史咸陽王禧
慮肅難信言於高祖高祖曰已選傅修期爲其長史雖威儀不足
而文武有餘矣肅以永宿士禮之甚厚永亦以肅爲高祖眷遇盡
心事之情義至穆蕭鸞遣將魯康祚趙公政衆號一萬侵豫州之
太舍口肅令永勒甲士三千擊之時康祚等軍於淮南永舍淮北
十有餘里永量吳楚之兵好以所營爲事卽夜分兵二部出於營
外又以賊若夜來必應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旣設伏乃
密令人以瓠盛火渡淮南岸當深處置之敎之云若有火起卽亦
然之其夜康祚公政等果親率領來斫永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
祚等奔趨淮水火旣競起不能記其本濟遂望永所置之火而爭
渡焉水深溺死斬首者數千級生擒公政康祚人馬墜淮曉而獲
其屍斬首并公政送京師公政岐州刺史超宗之從兄也時裴叔
業率王茂先李定等來侵楚王戍永適還州肅復令大討之永將
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戍至卽令塡塞外塹夜伏戰士一千人於城
外曉而叔業等至江於城東列陳將置長圍永所伏兵於左道擊
其後軍破之叔業乃令將佐寺所列之陳自率精甲數千救之永將
上門樓觀叔業南行五六里許更開門奮擊遂摧破之叔業進退
失圖於是奔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
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旣不測我之虛實足喪其膽俘此足矣
何假逐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兩月之中遂獻再捷高祖
嘉之遣謁者就豫州策拜永安遠將軍鎭南府長史汝南太守貝

丘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高祖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
唯傅修期耳裴叔業又圍渦陽時高祖在豫州遣永爲統軍與高
聰劉藻成道益任莫問等往救之軍將逼賊永曰先深溝固壘然
後圖之聰等不從裁營輜重便擊之一戰而敗聰等棄甲徑奔懸
瓠永獨收散卒徐還賊追至又設伏擊之挫其鋒銳四軍之兵多
賴之以免永至懸瓠高祖俱鎖之聰藻徙爲邊民永免官爵而已
不經旬日詔曰修期在後少有擒殺可揚武將軍汝陰鎮將帶汝
陰太守景明初裴叔業將以壽春歸國密通於永永具表聞及將
迎納詔永爲統軍與楊大眼奚康生等諸軍俱入壽春同日而永
在後故康生大眼二人並賞刻士永唯清河男蕭寶卷將陳伯之
侵逼壽春沿淮爲寇時司徒彭城王勰廣陵侯元衍同鎮壽春以
九江初附人情未洽兼臺援不至深以爲憂詔遣永爲統軍領汝
陰之兵三千人先援之永揔勒士卒水陸俱下而淮水口伯之防
之甚固永去二十餘里牽舡上汝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趨淮下
舡便渡適上南岸賊軍亦及會時已夜永乃潛進曉達壽春城下
勰衍聞外有軍共上門樓觀望然不意永至永免胄乃信之遂引
永上勰謂永曰北望以久恐洛陽難復可見不意卿能至也勰令
永引軍入城永曰執兵被甲固敵是求如若教旨便共殿下同被
圍守豈是救援之意遂孤軍城外與勰并勢以擊伯之頻有剋捷
中山王英之征義陽永爲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遏其南門蕭衍
將馬仙琕連營稍進規解城圍永謂英曰凶豎突意在決戰雅
山形要宜早據之英沈吟未決永曰機者如神難遇易失今日不
往明朝必爲賊有雖悔無及英乃分兵通夜築城於山上遣統軍
張懷等列陳於山下以防之至曉仙琕果至懷等戰敗築城者悉

皆奔退仙理乘勝直趨長圍義陽城人復出挑戰永乃分兵付長史賈恩祖令守營壘自將馬步千人南道仙理擐甲揮戈單騎先入唯有軍主蔡三虎副之餘人無有及者突陳橫過賊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遂大破之斬仙理子仙理燒營席卷而遁英於陳謂永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微國家一帥奈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義陽既平英使司馬陸希道爲露板意謂不可令永改之永亦不增文彩直與之改陳列軍儀處置形要而已而英深賞之歎曰觀此經筭雖有金城湯池亦不能守矣還京復封永先有男曾至是以品不累加賜爵二千疋除太中大夫行秦梁二州事代邢巒鎮漢中後還京師於路除恒農太守非心所樂時英東征鍾離連表請永求以爲將朝廷不聽永每言曰文

淵充國竟何人哉吾獨白首見拘此郡深用扼腕然於治民非其所長故在任無多聲稱未幾解郡還爲太中大夫行南青州事遷左將軍南兗州刺史猶能馳射盤馬翥捎時年踰八十常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還京拜平東將軍光祿大夫熙平元年卒年八十三贈安東將軍齊州刺史永曾登北邙於平坦處翥捎躍馬盤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遠慕杜預近好李冲王肅欲葬附其墓遂買左右地數頃遺勑子叔偉曰此吾之永宅也永妻賈氏留於本鄉永至代都娶妾馮氏生叔偉及數女賈後歸平城無男唯一女馮恃子事賈無禮叔偉亦奉賈不順賈常忿之馮先永亡及永之卒叔偉稱父命欲葬北邙賈疑叔偉將以馮合葬遂買葬永於所封貝丘縣事經司徒司徒胡國珍本與永同經征役感其所慕許叔偉葬焉賈乃邀訴靈太后靈太后遂從賈意事經朝堂國珍理

不能得乃塟於東清河又永昔營宅兆塟父母於舊鄉賈於此彊徙之與永同處永宗親不能抑塟已數十年矣棺爲桑棗根所遶束去地尺餘甚爲周固以斧斬斫出之於坎時人咸恠未三年而叔偉亡

叔偉九歲爲州主簿及長膂力過人彎弓三百斤左右馳射又能立馬上與人角騁見者以爲得永之武而不得永文也

正光中叔偉子豐生襲封

傅豎眼本清河人七世祖伷伷子遘石虎太常祖父融南徙渡河家于磐陽爲鄉閭所重性豪爽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才力融以此自負謂足爲一時之雄嘗謂人曰吾昨夜夢有一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由得人乘之有一人對曰唯有傅靈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人曰唯有傅靈根可以彎此弓又有數紙文書人皆讀不能解人曰唯傅靈越可解此文融意謂其三子文武才幹堪以駕馭當世常密謂鄉人曰汝聞之不鬲虫之子有王靈此圖讖之文也好事者然之故豪勇之士多相歸附劉駿將蕭斌王玄謨寇碻磝時融始死玄謨彊引靈慶爲軍主將攻城攻車爲城內所燒靈慶懼軍法詐云傷重令左右輿之還營遂與壯士數十騎遁還斌玄謨命追之左右諫曰靈慶兄弟並有雄才兼其部曲多是壯勇如彭超戶生之徒皆一當數十人援不虛發不可逼也不如緩之玄謨乃止靈慶至家遂與二弟匿于山澤之間時靈慶從叔乾愛爲斌法曹參軍斌遣乾愛誘呼之以腰刀爲信密令壯健者隨之而乾愛不知斌之欲圖靈慶也既至靈慶間對坐未久斌所遣壯士執靈慶殺之靈慶將死與母崔訣言法曹殺人不可忘也靈根靈越奔河北靈越至京師高宗見而奇之靈越因

說齊民慕化青州可平高宗大悅拜靈越鎮遠將軍青州刺史具
丘子鎮羊蘭城靈根爲臨齊副將鎮明瀆豐靈越北入之後母崔
氏遇赦免劉駿恐靈越在邊擾動三齊乃以靈越叔父琰爲冀州
沿中乾愛爲樂陵太守樂陵與羊蘭隔河相對命琰遣其門生與
靈越婢詐爲夫婦投化以招之靈越與母分離思積遂與靈根相
要南走靈越與羊蘭舊兵相擊乾愛遣舩迎之得免靈根差期不
得俱渡臨齊人覺知刺斬殺之乾愛出郡迎靈越問靈根徐期之
狀而靈越殊不應荅但言不知而已乾愛不以爲惡勑左右出匣
中烏皮袴褶分靈越代所常服靈越言不須乾愛云汝豈可著體
上衣服見垣公也時垣護之爲刺史靈越舊聲言垣公著此
當見南方國主豈垣公也竟不肯著及至丹陽劉駿見而禮之拜
員外郎兗州司馬帶魯郡而乾愛亦遷青冀司馬帶魏郡後二人
俱還建康靈越意恒欲爲兄復讎而乾愛初不疑防知乾愛嗜雞
肉葵菜食乃爲作之下以毒藥乾愛飯還而卒後數年而靈越爲
太原太守戍升城後舉兵同劉駿子子助子助以靈越爲前軍將
軍子勛敗靈越軍衆散亡爲劉彧將王廣之軍人所擒厲聲曰我
傳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即殺廣之生送詣彧輔國府司馬劉勔勔
躯自慰勞詰其反逆對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勔又問四方阻遊
無戰不擒主上皆加以大恩即其才用卿何不早歸天闕乃逃命
草間乎靈越答曰薛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專任智勇委付
子姪致敗之由實在於此然事之始末備皆參預人生歸於一死
實無面求活勔壯其意送詣建康劉彧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
終不回改乃殺之腎眼即靈越子也沉毅壯烈少有父風入國鎮
南王肅見而異之且奇其父節傾心禮敬表爲參軍從肅征伐累

有戰功稍遷給事中步兵校尉左中郎將常爲統軍東西征伐世宗時爲建武將軍討楊州賊破之仍鎮於合肥蕭衍民歸之者數千戶後武興氐楊集義反叛推其兄子紹先爲主攻圍關城梁州刺史邢巒遣豎眼討之集義衆逆戰頻破走之乘勝追北仍剋武興還洛詔假節行南兗州事豎眼善於綏撫南人多歸之轉昭武將軍益州刺史以州初置境逼巴獠給羽林虎賁三百人進號寇軍將軍及高肇伐蜀假豎眼征虜將軍持節領步兵三萬先討北巴蕭衍聞大軍西伐遣其寧州刺史任太洪從陰平倫路入益州北境欲擾動氐蜀以絕運路乘國諱班師遂扇誘土民奪破東洛除口二戍因此詐言南軍繼至氐蜀信之翕然從逆太洪率氐蜀數千圍逼關城豎眼遣寧朔將軍成興孫討之軍次白護太洪遣其輔國將軍任碩北等率衆一千邀險拒戰在虎徑南山連置三營與孫分遣諸統隨便掩擊皆破之太洪又遣軍主邊昭等率氐蜀三千攻逼興孫栅興孫力戰爲流矢所中死豎眼又遣統軍姜喜季元慶從東嶮潛入回出西崗邀賊之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斬邊昭及太洪前部王隆護首於是太洪及關城五栅一時逃散豎眼性既清素不營產業衣食之外俸祿粟帛皆以饗賜夷首賑恤士卒撫蜀人以恩信爲本保境安民不以小利侵竊有掠蜀民入境者皆移送還本土撿勒部下守宰肅然遠近雜夷相率款謁仰其德化恩爲魏民矣是以蜀民請軍者旬月相繼世宗甚嘉之肅宗初屢請解州乃以元法僧代之益州民追隨戀泣者數百里至洛拜征虜將軍太中大夫蕭衍遣將趙祖悅入屯俠石以逼壽春鎮南將軍崔亮討之以豎眼爲持節鎮南軍司法僧既至大失民和蕭衍遣其信武將軍衡州刺史張齊因民心之怨入寇晉壽頻

陷葭萌小劒諸戍進圍州城朝廷以西南爲憂乃驛徵豎眼於淮南既至以爲右將軍益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平西將軍假安西將軍西征都督率步騎三千以討張齊給銅印千餘須有假職者聽六品以下板之豎眼既出梁州衍冠軍將軍勾道侍梁州刺史王太洪等十餘將所在拒塞豎眼三日之中轉戰二百餘里甲不去身頻致九捷土民統軍席廣度等處處邀擊斬太洪及衍征虜將軍楊伏錫等首張齊引兵西退遂奔葭萌蜀民聞豎眼復爲刺史人人喜悅迎於路者日有百數豎眼至州白水巳東民皆寧業先是蕭衍信義將軍都統白水諸軍事楊興起征虜將軍李光宗襲據白水舊城豎眼遣虎威將軍陰平王楊太赤率衆千餘夜渡白水日而交戰大敗賊軍斬興起首乞復舊城又遣統軍傅曇表等大破衍寧朔將軍王光昭於陰平張齊仍阻白水屯寇葭萌豎眼分遣諸將水陸討之齊遣其寧朔將軍費折督步騎二千逆來拒戰軍主陳洪起力戰破之乘勝追奔遂臨夾谷三柵統軍胡小虎四面攻之三柵俱潰張齊親率驍勇二萬餘人與諸軍交戰豎眼命諸統帥同時奮擊軍主孔領周射齊中足於是大破賊軍斬獲甚衆齊乃柵於虎頭山下賊帥任令崇屯據西郡豎眼復遣討之令崇棄衆夜遁乃進討齊破其二柵斬首萬餘齊被重創奔竄而退小劒大劒賊亦捐城西走益州平靈太后璽書慰勞賜驊騮馬一匹寶劒一口豎眼表求解州不許復轉安西將軍岐州刺史常侍如故仍轉梁州刺史常侍將軍如故梁州之人既得豎眼爲牧人咸自賀而豎眼至州遇患不堪綜理其子敬紹險暴不仁聚貨耽色甚爲民害遠近怨望焉尋假鎮軍將軍都督梁西益巴三州諸軍事蕭衍遣其北

梁州長史錫休儒司馬魚和上庸太守姜平洛等十軍率衆三萬入寇直城豎眼遣敬紹總衆赴之倍道而進至直城而賊襲據直口敬紹以賊斷歸路督兼統軍高徹吳和等與賊決戰大破之擒斬三千餘人休儒等走還魏興敬紹頗覽書傳微有膽力而奢淫倜儻輕爲殘害又見天下多事陰懷異圖欲杜絕四方擅據南鄭令其妾兄唐崐崘扇攪於外聚衆圍城敬紹謀爲內應賊圍既合其事泄露在城兵武執敬紹白豎眼而殺之豎眼耻志發疾遂卒永安中贈征東將軍吏部尚書齊州刺史出帝初重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司空公相州刺史開國如故

長子敬和敬和弟敬仲並好酒薄行傾側勢家敬和歷青州鎮遠府長史孝莊時復爲益州刺史朝廷以其父有遺惠故也至州聚歛無已好酒嗜色遠近失望仍爲蕭衍將樊文熾攻圍敬和以城降送於江南後衍以齊獻武王威德日廣令敬和還國以申和通之意久之除北徐州刺史復以耽酒爲土賊掩襲棄城走徵詣廷尉遇恩免遂廢棄卒於家

乾愛子三寶與房法壽等同効疑盤陽賜爵貝丘子

三寶弟法獻高祖初南叛爲蕭鸞右中郎將直閤將軍從崔慧景至鄧城爲官軍所殺

琰曾孫文驥勇果有將領之才隨豎眼征伐累有軍功自彊弩將軍出爲琅邪戍主朐山內附徐州刺史盧昶遣文驥守朐山樵米既竭而昶軍不進文驥遂棄母妻以城降蕭衍後大以南貨賂光州刺史羅衡衡爲渡其母妻

李神恒農人父洪之秦益二州刺史神少有膽略以氣尚爲名早從征役其從兄崇深所知賞累遷威遠將軍新蔡太守領建安戍

主轉參遠將軍陳留太守領狄丘戍主頻有軍功封長樂縣開國
男食邑二百戶遷征虜將軍驍騎將軍直閤將軍蕭衍將趙祖悅
率衆據硤石神為別將率揚州水軍受刺史李崇節度與都督崔
亮行臺僕射李平等攻硤石剋之進平北將軍太中大夫孝昌中
行相州事壽正加撫軍將軍假鎮東將軍大都督建義初除衛將
軍時葛榮克斥民多逃散先是州將元鑒反叛引賊後都督源子
邕裴衍戰敗被害朝野憂惶人不自保而神志氣自若撫勞兵民
小大用命既而葛榮圍鋭攻之久不能剋會尒朱榮擒葛榮於鄴
西事平除車騎將軍以功進爵為公增邑八百通前一千戶元顥
入洛莊帝北巡以神為侍中又除殿中尚書仍行相州事車駕還
宮改封安康郡開國公加封五百戶普太元年進驃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相州大中正永熙中薨天平元年賜使持節侍中驃騎大
將軍司徒公冀州刺史
子士約襲齊受禪爵劒降
史臣曰劉藻傳永豎眼文武器幹知名於時豎眼加以撫邊導俗
風化尤美方之二子固以優乎抑又魏世之良牧李神據危城當
大難其氣槩亦足稱焉

魏書卷七十　列傳第五十八終

魏書卷七十一

列傳第五十九

裴叔業

夏侯道遷

李元護

席法友

王世弼

江悅之

淳于誕

李　苗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也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五代祖苞晉秦州刺史祖邕自河東居于襄陽父順宗兄叔寶仕蕭道成並有名位

叔業少有氣幹頗以將略自許蕭賾歷右軍將軍東中郎將諮議參軍蕭鸞見叔業而奇之謂之曰卿有如是志相何慮不大富貴深宜勉之鸞爲豫州引爲司馬帶陳留太守鸞輔政叔業常伏壯士數百人於建業及鸞廢昭文叔業率衆赴之鸞之自立也以叔業爲給事黃門侍郎封武昌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高祖南巡車駕次鍾離鸞拜叔業持節冠軍將軍徐州刺史以水軍入淮去王師數十里高祖令尚書郎中裴聿往與之語叔業盛飾左右服儀服誠爲美麗但恨不書遊耳徙輔國將軍豫州刺史屯壽陽鸞死子寶卷自立遷叔業本將軍南兗州刺史會陳顯達圍建鄴叔業遣司馬李元護率軍赴寶卷其實應顯達也顯達敗而還叔業慮內難未已不願爲南兗以其去建鄴近受制於人寶卷嬖人茹法珍王咺之等疑其有異去來者並云叔業北入叔業兄子植颺棨等棄母奔壽陽法珍等以其既在疆場急則引魏力不能制且欲羈縻之白寶卷遣中書舍人裴長穆慰誘之許不復回換叔業雖云得停而憂懼不已遣親人馬文範以自安之計訪之於寶卷雍州刺史蕭衍曰天下之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立理雍州若能堅據襄陽輒當勠力自保若不爾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遣文範報曰羣小用事豈能及遠多遣人相代力所不辦少遣人又於事不足意計回惑自無所成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自然無患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二萬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也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地相處河南公寧復可得如此則南歸之望絕矣叔業沉疑未決遣信詣豫州刺史薛真度具訪人國可否之宜真度答書盛陳朝廷風化惟新之

美知卿非無款心自不能早決捨南耳但恐臨迫而來便不獲多
賞叔業遲遲數反真度亦遣使與相報復乃遣子芬之及兄女夫
韋伯昕奉表內附景明元年正月世宗詔曰叔業明敏秀發英款
早悟馳表送誠忠高振古宜加褒授以彰先覺可使持節散騎常
侍都督豫雍徐司五州諸軍事征南將軍豫州刺史封蘭陵郡
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又賜叔業璽書曰前後使返有勑想卿具一
二寶卷昏狂日月滋甚虐遍宰輔暴加戚屬淫刑既逞朝無子遺
國有危解之形家無自安之計卿兼茲智勇深懼禍萌翻然高舉
去彼危亂朕與君在念深嘉乃勳前即勑豫州緣邊諸鎮兵馬行
往赴援楊大眼吳康生鐵馬五千星言即路彭城王勰尚書令肅
精卒十萬絡繹繼發將以長驅淮海電擊衡巫卿其并心勠力同
斯大舉殊勳茂績職爾之由崇名厚秩非卿孰賞并有勑與州佐
吏及彼土人士其有微功片效必加褒異軍大渡淮叔業病卒年
六十三李元護虐法友等推叔業兄子植監州事乃贈開府儀同
三司餘如故諡忠武公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絹
一千匹布五百匹蠟三百斤
子脩之字文聰仕蕭鸞爲隨郡王左常侍先卒子譚紹封
譚麤險好殺所乘牛馬爲小教逸千自殺之然孝事諸叔盡於子
道國祿歲入每以分贍世以此稱之世宗以譚父高皇后弟貞王
肅子紹俱爲太子洗馬肅宗踐祚轉員外常侍遷輔國將軍中散
大夫卒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諡曰敬
子測字伯源襲歷通直散騎侍郎天平中走於關西
脩之弟芬之字文馥長者好施篤愛諸弟仕蕭鸞歷位羽林監入
國以父勳授通直散騎常侍上蔡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除廣平

內史固辭不拜轉輔國將軍東泰州刺史在州有清靜之稱入
爲征虜將軍太中大夫徙封山茌縣出爲後將軍岐州刺史正光
末元志西討隴賊軍敗退守岐州爲賊所圍城陷志與芬之並爲
賊擒送於上邽爲莫折念生所害贈平東將軍青州刺史
子洩字仲昇襲卒
子僑早襲武定中員外羽林監齊受禪爵劒峰
芬之弟簡之英之並早卒
英之弟蔼之字幼重性輕率好琴書其內弟柳諧善鼓琴蔼之師
諧而徵不及也歷通直散騎侍郎平東將軍安廣汝陽二郡太守
卒
叔業長兄子彥先少有志尚叔業以壽春入國彥先景明二年逃
遁歸魏朝廷嘉之除通直散騎常侍封雍丘縣開國子食邑三百
戶出爲趙郡太守爲政舉大綱而已正始中轉渤海相屬元愉作
逆徵兵郡縣彥先不從爲愉拘執踰獄得免仍爲汝門潛行至洛
愉平勑還郡延昌中卒時年六十一熙平中贈持節左將軍南青
州刺史謚曰惠恭
子約字元儉性頗剛鯁起家員外郎轉給事中永平中丹楊太守
後襲鄴冀州大乘賊起勑爲別將行渤海郡事後州軍爲賊所敗
遂圍郡城城陷見害年三十六神龜中贈平原太守出帝時復贈
前將軍揚州刺史
長子英起武定末洛州刺史
英起弟威起卒於齊王開府中兵參軍年三十二贈鴻臚少卿
彥先弟絢揚州泊中時揚州霖雨水入州城刺史李崇居於城上
繫船憑焉絢率城南民數千家泛舟南走避水高原謂崇還北遂

與別駕鄭祖起等送子十四人於蕭衍自號豫州刺史衍將馬仙
琕遣軍赴之崇聞絢反未測虛實乃遣國侍郎韓萬興軍舸召之
絢開崇在帳然驚恨謂崇曰比因大水蹟與不免羣情所逼推爲
盟首今大計已爾勢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吏願早行無犯
將士崇遣從弟寧朔將軍神丹陽大守謝靈寶勒水軍討絢絢率
衆逆戰神等大破之斬其將帥十餘人絢衆奔營神乘勝剋柵衆
皆潰散絢匹馬單逃爲村民所獲至尉升湖絢曰吾爲人吏反而
見擒有何面目得視公也投水而死并鄭伾起等皆斬之
植字文遠叔業兄叔寧子也少好學覽綜經史尤長釋典善談
理義仕蕭寶卷以軍勳至長水校尉隨叔業在壽春叔業卒寮佐
同謀者多推司馬李元護監州事一日謀不決定唯席法友柳玄
達楊令寶等數人慮元護非其鄉曲恐有異志共舉植監州祕叔
業喪問教命處分皆出於植於是開門納國軍城庫管鑰悉付康
生詔以植爲征虜將軍兗州刺史崇義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尋進
號平東將軍入爲大鴻臚卿後以長子昕南叛有司處之大辟詔
曰植闔門歸款予所愚昧爲人誘陷雖刑書有常理宜矜恤可特
恕其罪以表勳誠尋除揚州大中正出爲安東將軍瀛州刺史罷
州復除大鴻臚卿遷度支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植性非柱石所
爲無恒兗州還也表請解官隱於嵩山世宗不許深以爲怪然公
私集論自言人門不後王肅快快朝廷處之不高又爲尚書志意
頗滿欲以政事爲已任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辭氣激
揚見於言色入參議論時對衆官面有譏毀又表毀征南將軍田
益宗言華夷異類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率多侵侮皆此類也侍
中于忠黃門元昭覽之切齒寢而不奏會韋伯昕告植欲謀廢黜

尚書又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云受植旨詐稱被詔率合部曲欲圖領軍于忠臣等窮治辭不伏引然衆證明晒案律在邊合率部衆不滿百人以下身猶尚斬況仲達公然在京稱詔聚衆謹惑都邑騷動人情量其本意不可測度按詐僞律詐稱制者死今依衆證處仲達入死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崇義縣開國侯裴植身居納言之任爲禁司大臣仲達又稱其姓名募集人衆雖名仲達切讓無忿懼之心衆證雖不見植皆言仲達爲植所使召仲達責問而不告列推論情狀不同之理不可分明不得同之常獄有所降減計同仲達處植死刑又植親率城衆門從王化依律上議唯恩裁處詔曰凶謀既爾罪不合怨雖有歸化之誠無容上議亦不須待秋分也時于忠專擅朝權既構成其禍又矯爲此詔朝野怨之臨終神志自若遺令子弟命盡之後翳落鬚髮被以法服以沙門禮葬于嵩高之陰年五十初植與僕射郭祚都水使者韋儁等同時見害於後祚儁事雲加贈而植追復封爵而已植故吏渤海刁沖上疏訟之於是贈植征南將軍尚書僕射揚州刺史乃改葬植母夏侯道遷之姊也性甚剛峻於諸子皆如嚴君長成之後非衣帢不見小有罪過必束帶伏閤經五三日乃引見之督以嚴訓唯少子衍得以常服見之且夕溫凊植在瀛州也其母年踰七十以身爲婢自施三寶布衣麻菲手執箕箒於沙門寺灑掃植弟瑜絰衍並亦奴僕之服泣涕而從有感道俗諸子各以布帛數百贖免其母於是出家爲比丘尼入嵩高積歲乃還家植雖自州送祿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爨一門數竈蓋亦榮江南之俗也植母既老身又長嫡其臨州也妻子隨去分違數歲論者譏焉

子悛字道則襲爵
植弟颺壯果有謀略常隨叔業征伐以軍功爲寶卷驍騎將軍叔
業之歸誠也遣颺率軍於外以討蠻楚爲名內實備寶卷之衆
景明初以颺爲輔國將軍南司州刺史擬戍義陽封義安縣開國
伯邑千戶詔令未至爲賊所殺贈寇軍將軍進爵縣侯餘如故世
宗以颺勳効未立而卒其子烱不得襲封肅宗初烱行貨於執事
烱字休光小字黃頭頗有文學善事權門領軍元乂納其金帛除
鎮遠將軍散騎侍郎楊州大中正進伯爲侯改封高城縣增邑一
千戶尋兼尚書右丞出爲東郡太守孝昌三年爲城民所害贈散
騎常侍鎮東將軍青州刺史開國如故謚曰簡
子斌襲武定中廣州長流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颺弟瑜字文琬初拜通直散騎常侍封下密縣開國子食邑三百
戶尋試守滎陽郡坐虎暴殺人免官後徙封灌津子卒於渤海太
守年四十五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謚曰定
子堪字靈淵襲爵歷尚書郎興和中坐事死爵除
瑜弟粲字文亮景明初賜爵舒縣子沈重善風儀頗以驕豪爲失
歷止平恒農二郡太守高陽王雍曾以事屬粲粲不從雍甚爲恨
後因九日馬射粲幾內太守皆赴京師雍時爲州牧粲往修謁雍
舍怒待之粲神情閑遽舉止抑揚雍目之不覺解顏及坐定謂粲
曰相愛舉動可更爲一行粲便下席爲行從容而出坐事免官後
世宗聞粲善自檢置欲觀其風度忽令傳詔就家急召之須臾之
間使者相屬合家恇懼不測所以粲更恬然神色不變世宗歎異
之時僕射高肇以外戚之貴勢傾一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謁粲

候肇惟長揖而已及還家人尤責之粲曰何可自同凡俗也又曾
詣清河王懌下車始進便屬暴雨粲容步舒雅不以霑濡改節懌
乃令人持蓋覆之歎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性好釋學親升講座
雖持義未精而風韻可重但不涉經史終爲知音所輕世宗末除
前將軍太中大夫揚州大中正遷安南將軍中書令肅宗釋奠以
爲侍講轉金紫光祿大夫後元顥入洛以粲爲西兗州刺史尋爲
濮陽太守崔巨倫所逐棄州入嵩高山前廢帝初徵爲驃騎將軍
左光祿大夫復爲中書令後正月晦帝出臨洛濱粲起於御前再
拜曰今年還節美聖駕出遊臣幸參陪從豫奉醼樂不勝忻戴敢
上壽酒帝曰昔歲北海入朝暫竊神器具聞爾日卿戒之以酒今
欲使我飲何異於往情粲曰北海志在沉湎故諫其所失陛下齊
聖溫克臣敢獻微誠帝曰實乃寡德甚愧來譽仍爲命酌出帝初
出爲驃騎大將軍膠州刺史屬時亢旱士民勸令禱於海神粲憚
違衆心乃爲祈請直據胡床舉杯而言曰僕白君左右云前後例
皆拜謁粲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而致禮海神也
卒不肯拜時青州叛賊耿翔受蕭衍假署寇亂三齊粲唯高談虛
論不事防禦之術翔乘其無備掩襲州城左右白言賊至粲云豈
有此理左右又言已入州門粲乃徐云耿王可引上廳事自餘部
衆且付城外其不達時變如此尋爲翔所害送首蕭衍時年六十
五

子含字文若員外散騎侍郎

粲弟衍字文舒學識優於諸兄才行亦過之事親以孝聞兼有將
略仕蕭寶卷至陰平太守景明二年始得歸國授通直郎衍欲辭
朝命請隱嵩高乃上表曰臣幸乘昌運得奉盛化沐藉炎風餐佩

唐德於生於運已溢已榮但攝性乖和恒苦虛弱比風露增加精形侵耗小人愚懷有願閑養伏見嵩岑極天苞育名草修生救疾多遊此岫臣質無靈分性乖山水非敢追踵輕舉髣髴高蹤誠希藥此沉疴全養稟氣耳若所療微痊庶偶影風雲永歌至德荷衣葛屨裁營已整搖策納屣便陟山途謹附陳聞乞垂昭許詔曰知欲養疴中岳練石嵩嶺栖素雲根餌芝清壑騰跡之操深用嘉焉但治缺古風有愧山客耳既志往難裁豈容有抑便從來請世宗之末衍稍以出山干祿執事肅宗除散騎侍郎行河內郡事尋除建興太守轉河內太守加征虜將軍遭母憂解任衍歷二郡廉貞寡欲善撫百姓民吏追思之孝昌初蕭衍遣將曹敬宗寇荊州山蠻應之大路斷絕都督崔暹率數萬之衆盤桓魯陽不能前討荊州危急朝廷憂之詔衍爲別將假前將軍與恒農太守王羆率軍一萬出武關以救荊州賊逆戰於浙陽衍大破之賊逆退走荊州圍解除使持節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假安東將軍北道都督鎮鄴西之武城封安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潛圖叛逆衍覺其有異密表陳之尋而鑒所部別將嵇宗馳驛告變乃詔衍與都督源子邕李神軌等討鑒平之除撫軍將軍相州刺史假鎮北將軍北道大都督進封臨汝縣開國公增邑千二百戶常侍如故仍詔衍與子邕北討葛榮軍次陽平之東北漳曲賊來拒戰衍軍敗見害朝野人情莫不駭惋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司空相州刺史

子嵩襲武定中河內太守齊受禪爵例降又天水冀人尹挺仕蕭鸞以軍勳至陳郡太守遂與叔業參謀歸誠景明初除輔國將軍南司州刺史擬戍義陽亦封宋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轉冠軍將

軍東郡太守未拜而卒賜布帛一百匹贈本將軍涇州刺史

子循歷太原太守

循弟象饒安令遼西太守兄弟皆有政事才時河東南解人柳玄達頗涉經史仕蕭鸞歷諸王參軍與叔業姻婭周旋叔業之鎮壽春委以管記及叔業之被猜疑將謀獻款玄達贊成其計前後表啟皆玄達之詞景明初除輔國將軍司徒諮議參軍封南頓縣開國子邑二百戶二年秋卒時年四十三後改封夏陽縣邑戶如先

玄達曾著大夫論備陳叔業背逆歸順契闊危難之旨又著喪服論約而易尋文多不錄

子緬襲武定中東太原太守齊受禪爵例降

緬弟遠字季雲性麤疎無拘檢時人或謂之柳癡好彈琴耽酒時有文詠爲肅宗挽郎出帝初除儀同開府參軍事放情琴酒之間每出返家人或問有何消息荅云無所聞縱閒恣不解元象二年客遊項城遇患卒時年四十

玄達弟玄瑜景明初除正員郎轉鎮南大將軍開府從事中郎帶汝陰太守延昌二年卒年五十五

子諧頗有文學善鼓琴以新聲手勢京師士子翕然從學除著作佐郎建義初於河陰遇害時年二十六又武都人楊令寶有膂力善射仕蕭鸞數爲小將征戰著效至譙郡太守遂參叔業歸誠之謀景明初除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擬戍淮陰封甯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在淮南征戰累著勞捷徵拜冠軍將軍試守京兆內史卒追封邵陵縣開國子邑二百戶贈帛二百匹贈征虜將軍華州刺史

子彪襲爵永熙中征虜將軍中散大夫齊受禪例降

令寶弟令仁亦隨令寶立效前將軍汝南內史又京兆杜陵人韋伯昕學尚有壯氣自以才智優於裴植常輕之植疾之如讎即彥先之妹婿也叔業以其有大志故遣送子芬之爲質景明初封雲陽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拜南陽太守數歲坐事免久之拜員外散騎常侍加中壘將軍延昌末告尚書裴植謀爲廢黜植坐死丞相百餘日伯昕亦病卒臨亡見植爲祟口云裴尚書死不獨見由何以見怒也其叔業爪牙心膂所寄者裴智淵左中郎將封浚儀壁王昊左軍將軍封南汝陰縣趙遵右中郎將封西宋縣並開國男食邑各二百戶李道眞右軍將軍封睢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胡文盛右軍將軍封剛陽縣魏承祖右軍將軍封平春縣並開國子食邑各三百戶

承祖廣陵寒人也依隨叔業爲趨走左右壯健善事人叔業待之甚厚及出爲州以爲防閤善撫士卒兼有將用自景明以後常爲統軍南北征伐累有戰功歷太原太守至光祿大夫安南將軍蕭衍遣將圍義陽土民應之三關既陷州城時甚縣急以承祖持節行撫軍將軍率師討之大破賊衆解義陽之圍還復三關遂爲名將終於并州刺史衣冠之士預叔業勳者安定皇甫光北地梁祐清河崔高客天水閻慶胤河東柳僧習等

光美鬚髯善言笑仕蕭鸞以軍勳至右軍將軍入國爲輔國將軍假南兗州刺史卒於渤海太守

兄椿齡薛安都壻也隨安都於彭城內附歷位司徒諮議岐州刺史光未入朝而椿齡先卒

椿齡子璋鄉郡相

璋弟瑒爲司徒胡國珍所拔自太尉記室超遷吏部郎性貪婪多

所受納鬻賣吏官皆有定價後以丞相高陽王雍之壻超拜持節
冠軍將軍豫州刺史爲政殘暴百姓患之罷州後仍遇風病久之
除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太昌初卒年五十八贈衛大將軍尚書左
僕射雍州刺史
子長卿司州主簿祕書郎中太尉司馬
祐叔業之從姑子也好學便弓馬隨叔業征伐身被五十餘創景
明初拜右軍將軍賜爵山桑子出爲北地太守清身率下甚有治
稱歷驍騎將軍太中大夫右將軍從容風雅好爲詩詠常與朝廷
名賢汎舟洛水以詩酒自娛遷光祿大夫加北平將軍端然養志
不歷權門出爲平西將軍京兆內史當世歎其抑屈卒官贈本將
軍涇州刺史
高客博學善文札美風流景明初拜散騎侍郎出爲揚州開府掾
帶陳留太守卒官
慶胤父汪參薛安都平北將軍事安都入國聽汪還南慶胤博識
洽聞善於談論聽其言說不覺忘疲景明初爲李元談輔國府司
馬卒於敷城太守
僧習善隸書敏於當世景明初爲裴植征虜府司馬稍遷北地太
守爲政寬平氐羌悅愛肅宗時至太中大夫加前將軍出爲潁川
太守卒官
夏侯道遷譙國人少有志操年十七父母爲結婚韋氏道遷云欲
懷四方之志不願取婦家人咸謂戲言及至婚日求覓不知所在
於後訪問乃云逃入益州仕蕭鸞以軍勳稍遷至前軍將軍輔國
將軍隨裴叔業至壽春爲南譙太守兩家雖爲姻好而親情不協
遂單騎歸國拜驍騎將軍隨王肅至壽春遣道遷守合肥肅薨道

遷棄戍南叛會蕭衍以莊丘黑爲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鎮南鄭黑請道遷爲長史帶漢中郡會黑死衍以王鎮國爲刺史未至而道遷陰圖歸順先是仇池鎮將楊靈珍阻兵反叛戰敗南奔衍以靈珍爲征虜將軍假武都王助戍漢中有部曲六百餘人道遷憚之衍時又遣其左右吳公之等十餘人使南鄭道遷乃僞會使者請靈珍父子靈珍疑而不赴道遷乃殺使者五人馳擊靈珍斬其父子并送使者五首於京師江悅之等推道遷爲持節冠軍將軍梁秦二州刺史道遷表曰臣聞知機其神趨利如響臣雖不武敢忘機利伏惟陛下澤被區宇德濟蒼生八表同忻品物咸賴臣頃亡蟻賊匹馬歸闕自斯搏噬罄竭丹款但中於壽陽橫爲韋纘所謗理之曲直並是楊集朗王秉所悉臣實愚短豈能自安便逃竄江吳苟存視息蕭衍梁州刺史莊丘黑與臣早舊申臣爲長史值黑亡歿專任天時素願機會在茲遇武興私署侍郎鄭洛生來此臣即披露誠款與其共契機要報武興王楊紹先并其中叔集起等請其遣軍以爲腹背即遣左天長由寒山路馳啟復會通直散騎常侍臣集朗還至武興臣聞其至知事必剋集朗果遣鄭右留使至臣閒密參機舉會有蕭衍使人吳公之至知臣懷誠將歸大化遂與府司馬嚴思臧恭典籤吳宗蕭王勝等共楊靈珍父子密相構結期當取臣臣幸先覺悉得戮思恭等臣即遣鄭猥馳告集朗急求軍援而武興軍未到之間蕭衍白馬戍主尹天寶不識天命固執愚迷乃率部曲驅掠民丁敢爲不逞臣即遣軍主江悅之率諸軍主席靈坦龐樹等領義勇應時討撲而樹銳氣難裁違悅之節度輕進失脫天寶因此直到南鄭重圍州城梁秦士庶僉云危棘以義逼臣勸爲刺史須籍此威鎮靖內外臣赤誠奉國苟

取濟事輒捐小跡且從權宜假當州位重遣皇甫選由斜谷道以
事啟聞臣即親率士卒四日三夜交鋒苦戰武興之軍乘虛躡後
天寶兇徒因宵鳥散進既摧破退失巢穴潛捨軍衆依山傍險突
入白馬集朗與二弟躬擐甲冑率其所領登即擒斬戍內戶口即
放還民斯由皇威遐振罪人授首凶狡時殄公私慶快非但梁秦
竭力寔關集朗赴接之機臣前已遣軍主杜法先還洵陽構合徒
黨誘結鄉落令晉壽土豪王僧承王文粲等還至西關共興大義
當令庸蜀虛弱楚鄧懸危開拓九區掃清六合形要之利在於此
時進趣之略願速處分臣以愚陋猥當推舉事定之後便即束身
馳歸天闕但物情草創猶有參差蕭衍魏興太守范珣安康太守
范泌共前巴西太守姜脩屯聚川東尚規舉斧登遣討襲具於別
啟集朗兄弟並議曰臣往日歸誠誓盡心力超蒙榮獎灰殞匪報
但留臣權相綏獎須得撲滅珣等便即首路伏願聖慈特垂鑒照
謹遣兼長史臣張天亮奉表略聞詔曰得表聞之將軍前識機運
已投誠欵而中逢猜間致有播越復翻然風返建茲殊效忠貫古
烈義動遐邇漢鄭既開勢翦庸蜀混同之略方自斯始擒凶掃惡
何快如之想餘黨悉平西南清盪經筭淹朔當有劬勞所請軍宜
別勑一二又賜道遷璽書曰得表具誠節之懷卿忠義夙挺期委
自昔中有事因以致乖外知能乘機豹變翻然改圖獎率同心萬
里投順遠舉漢中爲開蜀之始洪規茂略深有嘉焉今授卿持節
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豐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并同義
諸人尋有別授王師數道絡繹電邁遣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征
梁漢諸軍事鎮西將軍尚書邢巒指授節度卿其善建殊効稱朕
意焉道遷表受平南常侍而辭豫州豐縣侯引裴叔業公爵爲例

世宗不許道遷自南鄭來朝京師引見於太極東堂免冠徒跣謝
曰北在壽春遭章纘之酷申控無所致此猖狂是段之來希酬昔
遇勳微恩重有靦心顏世宗曰卿建爲山之功一匱之玷何足謝
也道遷以賞報爲微逡巡不拜詔曰道遷至止既淹未恭州封可
勑吏部速令召拜道遷拜日詔給百五十人供壽改封濮陽縣開
國侯邑戶如先歲餘頻表解州世宗許之除南兗州大中正不拜
道遷雖學不淵洽而歷覽書史閑習尺牘札翰往還甚有意理好
言宴務口實京師珍羞罔不畢有於京城之西水次之地大起園
池植列蔬果延致秀彥時往遊適妓妾十餘常自娛樂國秩崇入
三千餘匹專供酒饌不營家產每命孔融詩曰坐上客恒滿樽中
酒不空餘非吾事也識者多之出爲散騎常侍平西將軍華州刺
史轉安東將軍瀛州刺史常侍如故爲政清嚴善禁盜賊熙平年
病卒年六十九贈撫軍將軍雍州刺史贈帛五百匹謚曰明侯初
道遷以拔漢中歸誠本由王頲興之計求分邑戶五百封之世宗
不許靈太后臨朝道遷重求分封大后大奇其意議欲更以三百
戶封頲與會卒遂寢道遷不婢正室唯有庶子數人此傳宋刻前後顛倒案北雍本改正
長子夬宋本作史下放此字元廷歷位前軍將軍鎮遠將軍南兗州大中正夬性好
酒居喪不戚醇醪肥鮮不離於口沽買飲啖多所費用父時田園
貨賣略盡人間債負數猶千餘匹穀食至當不足弟妹不免飢寒
初道遷知夬好酒不欲傳授國封夬未亡前忽夢見征虜將軍房
世寶來至其家直上廳事與其父坐屏人密言夬心驚懼謂人曰
世寶至官間必擊我也豈有人至云官呼郎隨召即去遣左右杖
之二百不勝楚痛大叫良久乃寤流汗徹於寢具至明前涼城太
守趙卓詣之見其衣濕謂夬曰卿昨夕當大飲漱衣如此夬乃具

陳所夢先是旬餘祕書監鄭道昭暴病卒夫聞謂卓曰人生何常
唯當縱飲耳於是晝酣遂甚夢後二日不能言針之乃得語而猶
虛劣其從兄奐等並營視之皆言危而獲振俄而心悶旋轉而死
爲洗浴者視其尸體大有杖處青赤隱起二百下許贈鉅鹿太守
初夫與南人辛諶度道江文逵等終日遊聚酣飲之際恒相謂曰
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之間耳脫有先亡者當於良
辰美景靈前飲宴儻或有知庶共歆饗及夫亡後三月上巳諸人
相率至夫靈前酌飲時日晚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夫在坐衣服形
容不異平昔時執杯酒似若獻酬但無語耳時夫家客雍僧明心
有畏恐披簾欲出便卽僵仆狀若被毆夫從兄欣宗云今是節日
諸人憶前時昔之言故來共飲僧明何罪而被嗔責僧明便寤而
欣宗鬼語如夫平生并怒家人皆得其罪又發擿陰私竊盜咸有
次緒夫妻裴植女也與道遷諸妾不穆訟閱徹于公庭
子籍年十餘歲襲祖封已數年而夫弟育等言其耿目瘺疾不任
承繼自以與夫同庶已應紹襲尚書奏籍承封元象中平東將軍
太中大夫齊受禪例降
奐道遷兄子也位至咸陽太守
李元護遼東襄平人八世祖胤晉司徒廣陸侯胤子順璠及孫沈
父懷慶南奔身長八尺美鬚髯少有武力仕蕭道成歷官馬頭太
守後軍將軍龍驤將軍雖以將用自達然亦頗覽文史習於簡牘
高祖至鍾離元護時在城中爲蕭鸞徐州刺史蕭惠休奉使詣軍
高祖見而善之後爲裴叔業司馬帶汝陰太守叔業歸順元護贊

同其謀及叔業疾病外內阻隔貳元護督率上下以俟援軍壽春剋定元護頗有力焉景明初以元護爲輔國將軍齊州刺史廣饒縣開國伯食邑一千戶便道述職其年入朝尋以州民柳世明圖爲不軌元護馳還歷城至卽擒珍誅戮所加徵爲濫酷值州內飢儉民人困弊志存隱恤表請賑貸蠲其賦役但多有部曲時爲侵擾城邑苦之故不得爲良刺史也三年夏卒年五十一病前月餘京師無故傳其凶問又城外送客亭杜有人書曰李齊州死綱佐餞別者見而拭之後復如此元護妾妓十餘聲色自縱情慾旣甚支骨消削鬚長二尺一時落盡贈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元護爲齊州經拜舊墓巡省故宅饗賜村老莫不欣暢及將亡謂左右曰吾嘗以方伯薄伍至青州士女屬目若喪過東陽不可不好設儀衛哭泣盡哀今觀者改容也家人遵其誡

子會襲正始中降爵爲子邑五百戶延昌中除宣威將軍給事中會頑駭好酒其妻南陽太守清河房伯玉女也甚有姿色會不荅之房乃通於其弟機因會飲酣殺之

子景宣襲天平中除給事中齊受禪例降機與房遂如夫婦積十餘年房氏色衰乃更婚褒

元護弟靜景明初以歸誠勤拜前將軍性甚貪忍兄亡未斂便剝脫諸妓服玩及餘財物歷齊州內史天水太守

靜子鉉羽林監

元護從叔恤卒於東[illegible]郡太守

子曠之

席法友安定人也祖父南奔法友自効軍勳稍遷至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建安成主蕭寶卷遣胡景略代之法友遂

留壽春與叔業同謀歸國景明初拜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苞信縣
開國伯食邑千戶始叔業卒後法友與裴植追成叔業志淮南剋
定法友有力焉尋轉冠軍將軍華州刺史未拜改授并州刺史歲
餘代還蕭衍遣將楊公則寇楊州假法友征虜將軍以討之法友
未至而公則敗走後假法友前將軍持節爲別將出淮南欲解朐
山之圍法友始渡淮而朐山敗沒遂停散十年恬靜自處不競勢
利世宗末以本將軍除濟州刺史在州廉和著稱又徙封乘氏肅
宗初拜光祿大夫熙平二年卒贈平西將軍秦州刺史贈帛三百
匹謚襄侯

子景通襲善事元叉兼以貨賂叉父繼繼爲司空引景通爲掾後
加右軍將軍鎮軍將軍卒官贈輔國將軍衛尉少卿
子鸞襲永安末尚書郎走關西

王世弼京兆霸城人也劉裕滅姚泓其祖父從裕南遷世弼身長
七尺八寸魁岸有壯氣善草隸書好愛墳典仕蕭鸞以軍勳至游
擊將軍爲軍主助戍壽春遂與叔業同謀歸誠景明初除冠軍將
軍南徐州刺史擬戍鍾離懸封慎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後以本
將軍除東徐州刺史治任於刑爲民所怨有受納之譽歲餘爲御
史中尉李平所彈會赦免久之拜太中大夫加征虜將軍尋以本
將軍出爲河北太守治有清稱轉渤海相尋遷中山內史加平北
將軍直閤元羅領軍又弟也會行過中山謂世弼曰二州刺史讎
復爲郡亦當恨恨耳世弼曰儀同之號起自鄧騭平北爲郡始在
下官正光元年卒官贈本將軍豫州刺史謚曰康

長子會汝陽太守

次子由字茂道好學有文才尤善草隸性方厚有名士之風又工

摹畫爲時人所服歷給事中尚書郎東萊太守罷郡後寓居頴川天平初元洪威攝逆大軍攻討爲亂兵所害時年四十三名流悼惜之

江悅之字彥和濟陽考城人也七世祖統晉散騎常侍劉淵石勒之亂南徙渡江祖興之父範之並爲劉裕所誅悅之少孤仕劉駿歷諸王參軍好兵書有將略善待士有部曲數百人蕭道成初以軍部曲稍衆千有餘人蕭賾嗣道成漢中就遷輔國將軍蕭衍初劉季連據蜀反叛悅之率部曲及梁秦之衆討滅之以功進號冠軍將軍武興氐破白馬進圖南鄭悅之率軍拒戰大破氐衆還復白馬衍秦梁二州刺史莊丘黑死夏侯道遷與悅之及龐樹軍主李忻榮張元亮士孫天與等謀以梁州內附既殺蕭衍使者及楊靈珍衍華陽太守尹天寶率衆向州城悅之與樹忻榮勒衆逆戰爲天寶所敗遂圍南鄭戰經四日衆心危沮咸懷離貳悅之盡以家財散賞士卒身當矢刃晝夜督戰會武興軍至天寶敗走道遷之克全勳款悅之實有力焉正始二年與夏道遷俱至洛陽尋卒年六十一贈輔國將軍梁州刺史追封安平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謚曰莊悅之二子文遙文遠

文遙少有大度輕財好士士多歸之道遷之圖楊靈珍也文遙奮劍請行遂手斬靈珍正始二年除步兵校尉遭父憂解官永平初襲封拜前軍出爲咸陽太守勤於禮接終日坐廳事至者見之假以恩顏屏人密問於是民所疾苦大盜姓名姦猾吏長無不知悉郡中震肅姦劫息止治爲雍州諸郡之最徵拜驍騎將軍輔國將軍進號征虜將軍肅宗初拜平原太守在郡六年政理如在咸陽

遷後將軍安州刺史文遙善於綏納其得物情時杜洛周葛榮等相繼叛逆自幽燕已南悉皆淪陷唯文遙介在羣賊之外孤城獨守鳩集荒餘且耕且戰百姓皆樂爲用建義元年七月遘疾卒於州年五十五長史許思祖等以文遙遺愛在民復推其子果行州事既攝州任乃遣使奉表莊帝嘉之除果通直散騎侍郎假節龍驤將軍行安州事當州都督既而賊勢轉盛臺援不接果以阻隔疆寇內徙無由乃携諸弟并率城民東奔高麗太平中詔高麗送果等元象中乃得還朝

果弟鼎武定三年襲爵齊受禪例降

文遠善騎射勇於攻戰以軍勳致效自給事中稍遷中散大夫龍驤將軍

龐樹南安人世宗追録謀勳封其子景亮襄邑縣開國男食邑二

百戶

李忻榮漢中人與樹俱擊天寶同時戰歿封其子建爲清水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戶

張元亮漢中人便弓馬善戰鬬以勳封撫夷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戶拜東萊太守入爲平遠將軍左中郎將遷中散大夫加龍驤將軍卒贈左將軍巴州刺史

士孫天與扶風人以勳封莫西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拜武功太守又襄陽羅道珍北海王安世等皆漢中姜永等皆參其勳末

道珍除齊州東平原相有治稱卒於鎮遠將軍屯騎校尉

安世荷堅丞相王猛之玄孫也歷涉書傳敏於人間自羽林監稍遷安西將軍北華州刺史卒贈本將軍梁州刺史

諶魏衛尉辛毗之後有文學歷步兵校尉濮陽上黨二郡太守卒贈征虜將軍梁州刺史

子儒之濟州司馬

永善彈琴有文學員外郎梁州別駕漢中太守

永弟洎亦善士性亦至孝爲漢中所歎服元羅之陷也永入於建鄴遂死焉時有頴川庾遵者亦與道遷俱入國雖不參謀亦爲奇士歷覽史傳善草隸書輕財重義仕蕭衍右中郎將助成漢中及至洛陽環堵賴廬多與儁秀交舊積二十餘歲殊無宦情正光中乃除幽州左將軍府主簿饒安令罷縣後仍客遊齊魯之間天平中卒於青州時有皇甫徽字子亥安定朝那人仕蕭衍歷諸王參軍郡守及道遷之入國也徽亦因地內屬徽妻卽道遷之兄女道遷列上勳書欲以徽爲元謀徽曰創謀之始本不關預雖貪榮賞實內愧於心遂拒而不許後刺史羊祉表授征虜府司馬卒官

子和武定末司空司馬

和弟亮儀曹郎中

淳于誕字靈遠其先太山博人後世居於蜀漢或家安國之桓陵縣父興宗蕭賾南安太守誕年十二隨父向揚州父於路爲羣盜所害誕雖童稚而哀感奮發傾資結客旬朔之內遂得復讎由是州里歎異之賾益州刺史劉悛召爲主簿蕭衍除步兵校尉景明中自漢中歸國既達京師陳伐蜀之計世宗嘉納之延昌末王師大舉除驍騎將軍假冠軍將軍都督別部司馬領鄉導統軍誕不願先受榮爵乃固讓實官止參戎號及奉辭之日詔遣主書趙桃方宣旨勞勉若剋成都卽以益州許之卽次晉壽蜀人大震屬世宗晏駕不果而還後以客例起家除羽林監蕭衍遣將張齊攻圍

益州詔誕爲統軍與刺史傳暨眼赴援事寧還朝正光中秦隴反
叛詔誕爲西南道軍司假冠軍將軍別將從子仚南出斜谷趣建
安與行臺魏子建共參經略時行益州刺史蕭淵猷遣將樊文熾
蕭世澄等率衆數萬圍小劍戍益州刺史邴虬令子建拒之因轉
營爲文熾所掩統軍胡小虎崔珍寶並見俘執子建遣誕助討之
誕勒兵馳赴相對月餘未能摧殄文熾軍行之谷東峰名龍鬚山
置柵其上以防歸路誕以賊衆難可角力乃密募壯士二百餘人
令夜登山攻其柵及時火赴煙焰漲天賊以還途不守連營震怖
誕率諸軍鳴鼓攻擊文熾大敗俘斬萬計擒世澄等十一人文熾
爲元帥先走獲免孝昌初子建以誕行華陽郡帶白馬戍二年復
以誕行巴州刺史二年朝議以梁州安康郡阻帶江山要害之所
分置東梁州仍以誕爲鎮遠將軍梁州刺史永安二年四月辛時
年六十贈安西將軍益州刺史諡曰雅
長子元
元弟侃字闕館武定末梁州驃騎府司馬
李苗字子宣梓橦涪人父膺蕭衍光禄大夫苗出後叔父略
略爲蕭衍寧州刺史大著威名王足伐蜀也衍命略拒足於涪許
其益州及足還退衍遂改授略怒將有異圖衍使人害之苗年十
五有報雪之心延昌中遂歸闕仍陳圖蜀之計於是大將軍高肇
西伐詔假苗龍驤將軍鄉導統軍帥次晉壽世宗晏駕班師後以
客例除員外散騎侍郎加襄威將軍苗有文武才幹以大功不就
家恥未雪常懷慷慨乃上書曰昔晉室數否華戎鬨沸三燕兩秦
咆勃中夏九服分崩五方圮裂皇祚承歷自北而南誅滅姦雄定
鼎河洛唯獨荆揚尚阻聲教今令德廣被於江漢威風遠振於吳

楚國富兵彊家給人足以九居八之形有兼弱攻昧之勢而欲逸豫遺疾于孫違高祖之本圖非社稷之深慮誠宜商度東西戍防輕重之要計量彊場險易安危之理探測南人攻守窺覩之情籌算卒乘器械征討之備然後去我所短避彼所長釋其至難攻其甚易奪其險要割其膏壤數年之內荊揚可并若捨舟楫即平原欲後疎前則江淮之所短乘車駕游飛浪乘流馳逐非中國之所長彼不敢入平陸而爭衡猶我不能越巨川而趣利若俱去其短各恃其長則東南未見可臧之機而淮汭方有相持之勢且夫滿具相傾陰陽恒理盛衰遞襲五帝德常運今以至彊攻至弱必見吞并之理如以至弱禦至彊焉有全濟之術故明王聖主皆欲及時立功為萬世之業去高而就下舍川以之常流取易而避難兵家以之恒勝今巴蜀孤懸去建鄴遼遠偏兵獨戍浮流千里牧守無良專行刼制官由財進獄以貨成士民思化十室而九延頸北望曰覲王師若令一偏將屯民伐罪風塵不接可傳檄而定守白帝之阨據上流之險衛士治之迹蕩建鄴之道然後偃武修文制禮作樂天下幸甚豈不盛哉於時承平既久民不習戰苗以隴兵彊正光末二秦反叛侵及三輔時承平既久民不習戰苗以隴兵彊悍且羣聚無資乃上書曰臣聞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衆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運則人情離阻坐受崩遺夫颺至風起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天下久泰人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難不相顧將無法令士非教習以憍將御惰卒不思長久之計務奇正之通必有莫敖輕敵之志恐無克國持重之規如令隴東不守汧軍敗散則二秦遂彊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斯廢矣

今且宜勒大將深溝高壘堅守勿戰別命偏師精兵數千出麥積
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羣妖自散於是詔苗爲統軍與別將淳
于誕俱出梁益隸行臺魏子建子建以苗爲郎中仍領軍深見知
待孝昌中還朝鎮遠將軍步兵校尉俄兼尚書右丞爲西北道行
臺與大都督宗正珍孫討汾絳蜀賊平之還除司徒司馬轉太府
少卿加龍驤將軍於時蕭衍巴西民何難尉等豪姓相率請討巴
蜀之間詔苗爲通直散騎常侍兎軍將軍西南道慰勞大使未發
會殺尒朱榮榮從弟世隆擁榮部曲屯據河橋還逼都邑孝莊親
幸大夏門集羣臣博議百寮恇懼計無所出苗獨奮衣而起曰今
小賊虐突如此朝廷有不測之危正是忠臣烈士效節之日臣雖
不武竊所庶幾請以一旅之衆爲陛下徑斷河梁城陽王徽中尉
高道穆贊成其計莊帝壯而許焉苗乃募人於馬渚上流以舟師
夜下去橋數里便放火船河流既駛倏忽而至賊於南岸望見火
下相蹂爭橋俄然橋絕沒水死者甚衆苗身率士卒百許人泊於
小渚以待南援既而官軍不至賊乃涉水與苗死鬬衆寡不敵左
右死盡苗浮河而歿時年四十六帝聞苗死哀傷久之曰苗若不
死當應更立奇功贈使持節都督梁益巴東梁四州諸軍事車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梁州刺史河陽縣開國侯邑一千戶賻帛五百
疋粟五百石謚忠烈侯苗少有節操志尚功名每讀蜀書見魏延
請出長安諸葛不許常歎息謂亮無奇計及覽周瑜傳未曾不咨
嗟絕倒太保城陽王徽司徒臨淮王彧重之二王頗或不穆苗每
諫之及徽寵勢降極猜忌彌甚苗謂人曰城陽蜂目先見豺聲今
轉彰矣解鼓琴好文詠尺牘之敏當世罕及死之日朝野悲壯之
及莊帝幽崩世隆入洛主者追苗贈封以白世隆世隆曰吾爾時

羣議更一二日便欲大縱兵士焚燒都邑任其採掠賴苗京師獲
全天下之善一也不宜追之
子晏襲爵武定末冀州儀同府刑獄參軍齊受禪爵劒降
史臣曰壽春形勝南鄭要險乃建鄴之肩髀成都之喉嗌裴叔業
夏侯道遷體運知機翻然鵲起舉地而來功誠兩茂其所以大啟
茅賦兼列旒旃固其宜矣植不恒其德器小志大斯所以顛覆也
衍才行將略不遂其終惜哉李庶王江雖復因人成事亦爲果決
之士淳于誕好立功名有志者竟能遂也李苗以文武幹局沉斷
過人臨難慨然奮其大節蹈忠履義殁而後已仁必有勇其斯人
之謂乎

魏書卷七十一　列傳第五十九　終